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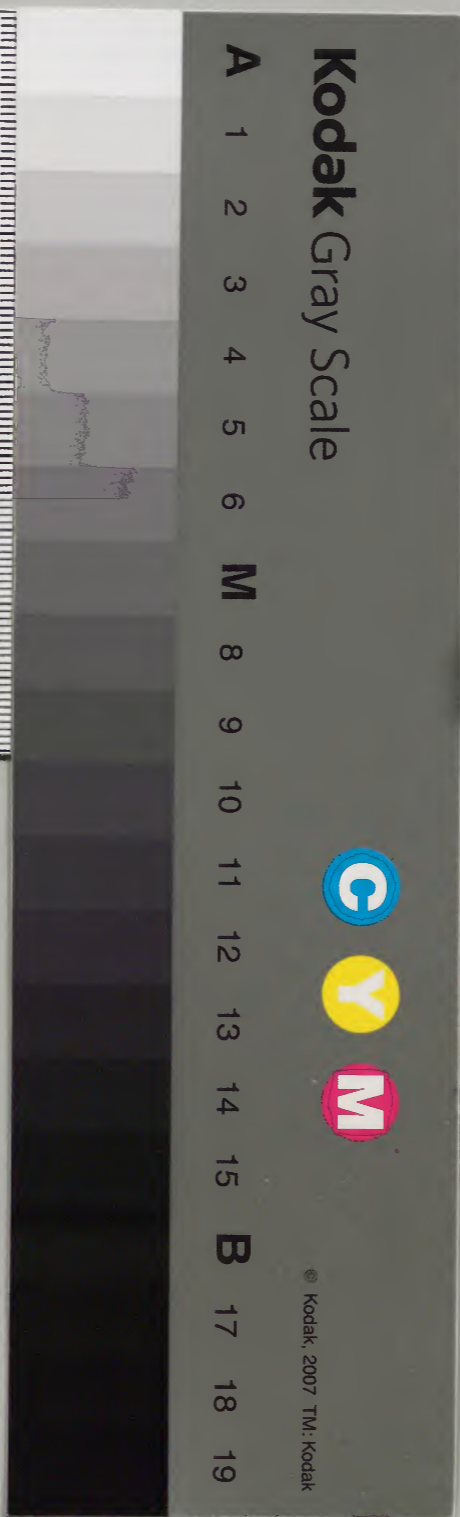
四書直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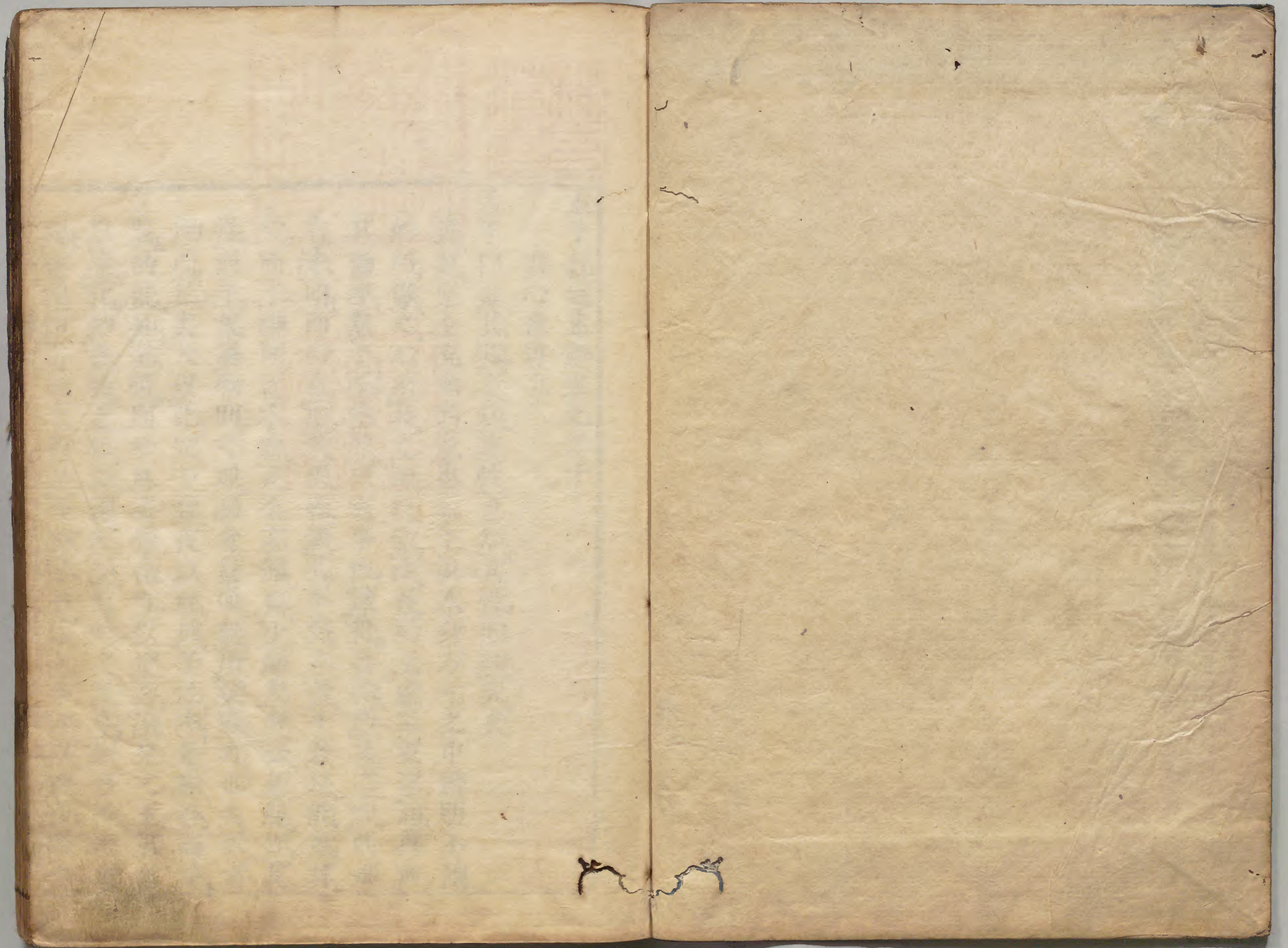
孟子八卷之二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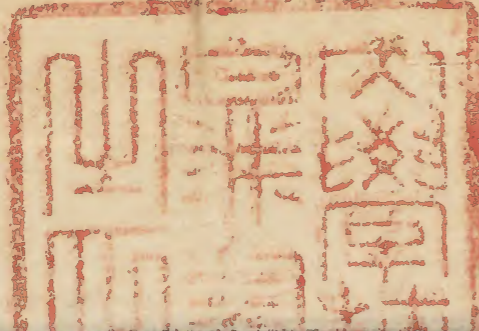
二千四百号

二	六	八	洪
口	六	五	書
冊	架	函	門
類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65
冊數	20 (20)
函號	277 55







孟子經筵直解卷之二十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盡是完全充滿的意思孟子說人身方寸之中神明不測  
 的叫做心心所具之理叫做性吾心至虛至靈渾涵萬理  
 其體本無不全然非研窮事物識得吾心所具之理則理  
 有未明即心有未安能滿其本然之量乎若是能盡其  
 心而于神明之本體完全充滿無少虧欠者必是能知其  
 性而于民彝物則之理融會貫通無所疑惑者也夫天者  
 理而已矣天以此賦于我我以此成于性本是聯合而無  
 間的既知其性則心思之瑩徹可以窮神識見之玄微可  
 以達化知吾性之仁與禮便知道天之元亨利貞知吾性之義  
 與智便知道天之利貞而於穆不已之命可以默悟而潛

乎矣豈有不能知天者乎學而至于知天則物格知至而所以造其理者無餘蘊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承上文說君子之學以致知爲入門尤必以踐履爲實地心固盡矣猶恐出入之無常則操而存之使一動一靜常在方寸之中而不奪于外誘之私性固知矣猶恐作爲之或害則順而養之使事事物物常循其自然之則而不涉于矯揉之失君子存養之功交致其密如此這是爲何蓋心爲天君性由天命是皆天之所付于我者若放逸其心戕賊其性這就是慢天褻天而非所以事之矣今吾能操存此心是所以奉吾之天君而不敢違越順養此性是所以保吾之天命而不敢失墜就如上帝臨汝日在左右的一般豈非所以事天乎能事天則意誠心正而所以積

其事者有全功矣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貳是疑惑承上文說君子知天事天其於察識存養固能兼體矣然死生禍福之說最易以惑人而省察克治之功最難於持久使識見未融工夫有闕于知天事天猶未爲至也誠知人之生死猶晝夜之必然數之短長皆造化之默制或妖或壽坦然無所疑貳于其中而惟一意脩身安心俟命完吾性分之固有而利害付之不聞盡吾職分之當爲而禍福聽其自至真有壯老一節始終一心者這是爲何蓋天之所命于我者不但使之稟血氣以有生而實使之參三才而獨立今妖壽之間看得這等透徹修身之功持得這等堅定是將天賦與我的渾然全備無一毫戕賊挺然樹立無一此失墜幸而壽則自作元命而好德考

終不幸而妖則亦順受正命而沒齒無憾豈不謂之立命乎學至于立命則爲知之盡仁之至而知天事天胥造其極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是險峻之牆基薄而將覆者孟子教人以知命之學說道凡人之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數宰于冥漠之中莫非天之所命也而能順受其正者少矣惟君子盡其在

我聽其在天或降之以福固順以受之而不敢以吉爲可趨或降之以禍亦順以受之而不敢以凶爲可避就如受

父母之命東西南北遵道而行這纔是順受其正若冥行妄趨蹈危履險至于喪身殞命而不顧這就如立在巖牆

之下的一般覆壓之患必所難免其不知命甚矣是以知命之君子雖不肯俸福于固然必擇地而蹈必不肯立身

于巖牆之下而自取覆壓之禍也蓋惟知命而後能順受其正不知有正命者安望其能順受也哉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音一者非正命也

桎梏是刑具如今鈕錄音一一般承上文說莫非命也何以

叫做正命蓋命稟于天者也能存心養性盡了自家修

身的道理而不免于死者這是天數該死莫之爲而爲莫

之致而致乃所謂正命也若夫暴橫凶惡之人身犯重罪

爲桎梏所拘囚而死者此則自作之孽乃人情所共憤王

法所不容非天降之災也豈得爲正命乎夫命之修短雖

制于天而死之善惡則繫于已此知命之君子所以順受

其正而不立於巖牆之下也世之人或縱欲以戕生或行

險以犯難及至軀命不保而一切歸咎于命不亦謬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孟子見入徇欲而忘理因曉之說道人情不能無慕好則不能無貪求之念而不知物有所當求有所不當求不可不辨也今有物于此不求則已而求則得之不捨則已而舍則失之以求而得以不求而失是求之不勞而得之甚易也豈非求之有益于得者乎所以然者爲何以其求在我而已蓋仁義禮智皆吾性分中的道理自天賦之則爲降衷之良自我具之則爲懿德之好于我之自有者而自求之足乎已無待于外此所以隨求而隨得也求之有益於得人其何憚而不求也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承上文說有物于此不可以妄求也而求之有道不可以必得也而得之有命道有所拘命有所限是求之徒切而得之甚難也豈非求之無益于得者乎所以然者爲何以

其求在外而已蓋富貴利達皆吾身外之物也窮通之故在天而不在人予奪之權在人而不在我得之自外失之自外于我本無所加損而我亦不能自制其得失此所以雖求而未必得也求之無益于得人亦何勞于必求也哉大抵外慕重者則內視必輕戰國之士雖壘斷乞墻之事且不爲耻寧知有道德之可求義命之當安乎欲維士風培士氣者必陶之以教化使人皆厲無求之節而後可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這是孟子勉人盡性的意思說道人生天地之間以形自視若甚微以道自視則甚大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雖紛然其至順矣然物不能外於理理不能外於心大而君臣父子即吾性之統體小而事物細微即吾性之散殊無一物無當然之理則無一物不具于性分之內渾然完備森

然包羅何嘗有分毫之欠缺乎人惟不能反求其理斯無以兼體諸身耳苟反之于身於吾所性之理心誠好之無一念不極其真純身誠體之無一事或待于勉強如此則理與心融心與理浹天全而性得怡然有順適之休矣其樂孰有大於此者乎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承上文說人能反身而誠則天理渾全而仁矣苟或未誠是猶有私意間隔而天理尚未純也必勉強加克己之功力行推己之術如己之所欲亦人之所欲也則勿以私之於己己之所惡亦人之所惡也則勿以加之於人強恕而行如此雖未即與仁爲一而私欲漸克天理復還去太公無我之度庶幾爲不遠矣求仁之方其孰有近於此者乎要之理一而已在外則爲物在內則爲性實此謂之誠純此

謂之仁本同出而異名者也人惟廓一心以爲統會之基循衆理以爲涵養之地不以妄念汨其天真不以私意拂其順應則心與理合而性分自無不全矣尚何有物我之辨安勉之殊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見理分明叫做著洞析精微叫做察孟子說道在天下本人之所共由宜人之所共知也而人每病于不知道者何哉身自由之身自昧之耳今人日用之間出入往來所踐履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行之而已而道所當然之理在於所行之中者則茫然不知其條貫也踐履之久性情形體所安便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習熟而已而道所以然之故在于所習之內者則懵然莫察其端倪也夫不行

無望其能著也既行矣而猶不著則終于不著矣不習無  
望其能察也既習矣而猶不察則終于不察矣此蚩蚩之  
愚民所以自少至老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而不知斯道爲  
何物者比比皆然也自由而自昧之豈不可嘆之甚哉夏  
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凡民之常無足怪也乃賢智者又  
往往求道於庸行之外務知人之所不必知則與不著不  
察相去能幾何哉子思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  
子之言益本於此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

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善則遷知過能改凡以  
其有耻也人若貪時隱忍無這羞耻之心小則喪失廉隅  
大則敗壞名節以不肖自待人亦以不肖憎之以下流自  
處人亦以下流惡之其爲可耻莫甚焉此人之不可以無

耻也有能知無耻之可耻而内愧於心介然萌悔悟之機  
外作于人奮然厲進修之志將見善由是而日遷過由是  
而日改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矣夫無耻由于有耻如此  
人豈可自失其耻心而其爲小人之歸哉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  
若人何若人有

機是機械變是變詐孟子說吾人立身行已道非一端而  
獨不可以無耻者何哉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存此則進  
於聖賢失此則入于禽獸其關係于人品心術誠甚大矣  
世間有一等好險小人暗地害人則機械深藏而莫測多  
方欺人則變詐百出而不窮似這等爲機變之巧的其所  
爲之事皆人所深耻而不肯爲者而彼方且以智巧爲得  
計其于愧耻之心恬然無所用之矣人而至於無所用耻



則無耻一事已不能如人由是良心喪而悔悟亡木節一  
壞萬事瓦裂凡可以行險僥倖欺天罔人者皆將不顧禮  
義而爲之矣更有何事可以如人者乎信乎耻之所繫者  
大也夫抵小人能爲奸邪者其處心積慮皆極天下之至  
巧往往使人墮其術而不覺若輕信而誤用之則流毒播  
惡不可勝言豈但決廉耻之防爲世教之玷哉此又用人  
者所當知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  
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  
得亟急音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說人君固當尊賢賢士亦當自重今之君每自恃其  
勢而今之士多徇人之勢此上下之所以不交也嘗考古  
之賢王崇高富貴其勢分無以加矣而一念屈已下賢之

誠惟知有道德之可好不知有勢分之足恃也古賢王待  
士之厚如此若古賢士之自恃何獨無所好無所忘哉樂  
已之道而怡然抱德義以自高忘人之勢而漠然視富貴  
所無有此則賢士之所以自恃者耳二者勢若相反而君  
臣各盡其道實所以相成設使王公內無賢賢之心而誠  
意不至外無尊賢之禮而儀節或踈則賢士以道自重者  
必不肯枉已以求合雖欲數數見之而不可得矣夫見且  
猶不得數况欲縻之以爵祿授之以事任使之委質爲臣  
豈可得乎此可見惟賢王方能遂賢士之高惟賢士方能  
成賢王之大此隆古泰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今則上輕  
下待士亦輕于自待矣豈不兩失其道哉孟子此言固  
以矯當世上驕下誦之風亦以明已不見諸侯之義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音

人不知亦囂囂

宋句踐是人姓名遊是遊說諸侯囂囂是自家有一段快樂無求于人的意思孟子與宋句踐說道今列國策士無不喜爲遊談以干世主者子亦好遊說乎吾告子以遊說之道夫遊說而冀其言之獲售往往以人之知與不知爲欣戚此非知道者也子之遊也如其言見信而人知之此心固囂囂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知而遽以爲喜如其言不見信而人不知之此心亦囂囂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不知而遽以爲憂夫自足于已而置得失于兩忘無求于人而任窮通于所遇則隨其所往無非順適之境而遊道斯爲美矣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句踐問說得失之念人情所不能忘也今日囂囂非大有

涵養之士不能敢問何如斯可以至于囂囂乎孟子答說所謂囂囂者非可以矯情飾貌爲之也以其足諸已而無待于外耳彼人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根于所性者叫做德其理有常尊也吾則恭敬奉持之而不敢忽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各有所宜者叫做義其理本至樂也吾則欣慕愛樂之而不敢忘夫尊德則良貴在我見大人可以藐之而何羨于爵位之榮樂義則真趣在我隨所遇可以安之而何計乎得喪之迹由是而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有不可以囂囂者乎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孟子又告宋句踐說人惟克養之未盛是以感遇之易遷誠能尊德樂義則何往而不宜哉故當其窮而在下身至

困矣。惟能尊德樂義，則操持堅定而可貞之守，必不以貧賤而移。豈至于失義乎？及其達而在上，身既顯矣，惟能尊德樂義，則措注光明而可行之道，必不以富貴而訕。豈至于離道乎？失砥行，飭躬士之所以自愛其身也。今能窮不失義，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生平砥礪之大節，兢兢然惟恐其失墜者，果能全所守焉。士于是乎不失已矣。與道致治，民之厚望于士也。今既達不離道，則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而蒼生仰望之夙心，喁喁然思見其德化者，果能如所願焉。民于是乎不失望矣。窮達無往而不宜，則此身隨寓而自得，而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者，此也使非有尊德樂義之心，安能見諸行事之實如此哉！

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既告宋句踐以尊德樂義之實，又舉古人以證之。說道古之人以道濟天下為志者也。當其得志而居可為之位，則推此德義於人，而需膏澤於黎庶，身在廊廟而功在斯民也。其或此志未遂而無可致之權，則脩此德義于身，而顯大名於當世，身在畎畝而聲在寰區也。夫不得志而脩身見於世，則知古人之處窮非泯泯而無稱也。位之所不在，則歛斯道于吾身，德自我尊，義自我樂，以一身會民物之理，而百世其可師矣。不有以獨善其身乎？得志而澤加于民，則知古人之處達非汲汲於進也。位之所在，則推斯道於天下，德與天下共尊，義與天下共樂，之以一身立民物之命，而四海皆度內矣。不有以兼善天下乎？夫窮達無往而不善，此古之人所以不失已，不失望也。士欲囂囂可不以古人為法哉！古人能囂囂者，惟伊尹為然。觀

其耕莘之時則嚴一介不取之操就湯之日則以一介不獲爲耻其能不失已不失望可見矣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說善雖由教而入非因教而後有也在人之自勉何如耳古今語教化之善者莫如周文王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人才之興起者誠濟濟然其盛矣然吾以爲秉彜之良人所固有必待文王之教而後能奮發有爲是其氣稟之偏必矯操而後善習俗之染必變化而後新此乃凡民則然耳若夫豪傑之士生來才智明敏既迥出于尋常志氣堅強又不屈于物欲使遇文王在上固相忘于道化之中矣卽不幸而不遇文王亦自有出類拔萃之能而無待於觀感漸摩之助以砥礪於道德則卓然有以自立以

奮迅于事功則毅然有以自任不待聞文王之風被文王之澤而後能感發興起也此則惟豪傑之士能之耳豈可豪責之凡民哉孟子此言見爲士者不可以凡民自安而當以豪傑自待也然豪傑之士雖不待教而興未嘗不應運而出有文王爲之君則必有太顛闕夭散宜生之徒爲之輔佐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也使豪傑之生而不遇聖王則亦何以自見其輔世長民之功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歛然則遇入遠矣附是增益韓魏是晉之世卿歛然是不自滿的意思孟子說人情之所易溺者莫如富貴少有所得而卽矜已誇人侈然自滿者多矣有人於此官非卿士之素也家非有世祿之資也一旦舉韓魏之家而附益之忽然貴爲上卿富有百乘享此非望之福其快意宜何如者乃能自視歛然

恰似不曾增益的一般畧無驕盈之念盛滿之容這等的人見識高明物欲不能昏其志涵養堅定勢利不能動其心舉世之所誇張羨慕者而視之如浮雲輕之如敝屣其中自有至貴至富者在矣其過人也不亦遠乎然則世之溺情于富貴未得而不勝其貪饕之欲既得而不勝其饜足之態者視此亦可愧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孟子說聖王在上而民無怨咨者非不役一人不殺一人而後為德也惟其有不忍傷民之心而已王者不忍疲民之力則使民本非其所欲也而勢有不得不使之者如播穀乘屋之類何能不用民之力乎然役使之中有休養之利存焉這是以佚民之道使民也由是民之服役者皆將曰上之勞我者所以安我也感休養之美意雖身勤于事

悅而忘其勞矣夫豈有怨其厲已者哉王者不忍殘民之命則殺民本非其所欲也而法有不得不殺之者如除害去惡之類何能不戕民之生乎然刑慘之內有安全之意寓焉這是以生民之道殺民也由是民之見殺者皆將曰上之殺我者本以生我也體安全之至情雖身陷于罪悅而忘其死矣豈有怨其虐我者哉夫人情莫不好佚而惡勞好生而惡殺也而至于勞之殺之不怨惟其使之有道非妄使也殺之有道非妄殺也世主疲民以非時之役而驅之若牛羊威民以嚴峻之刑而刈之若草菅使民勞不得息死非其辜如此而欲民之無怨得乎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驩虞與歡娛二字同是感戴喜悅的意思皞皞是廣大自得得模樣孟子說王霸之治教不同功效亦異但自其民

風觀之可見矣以霸者之民言之生聚于戰爭之餘休養於憔悴之日煦煦之仁所施能幾而共荷之以爲功沾沾之惠所濟能幾而共享之以爲利卽其歡欣鼓舞之狀始猶饑者之易食渴者之易飲一般有不勝其感悅之至者矣不可以彷彿其驩虞之情景乎乃若王者之民則異於是油濡于道化之中游沫于太和之世耕食鑿飲無一民不遂其生而各樂其樂不知其樂之所從來也老終壯養無一民不被其澤而各利其利不知其利之所自出也卽其廣博周徧之恩殆猶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一般有相守於造化之內者矣不可以想見其皞皞之氣象乎蓋霸者有心以悅民故民悅之而效之所感者淺王者無心於得民故民忘之而化之所及者深此王道之異于霸功而論治者不可不審所尚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庸是功承上文說王民皞皞之化所以異于驩虞者何以見之惟其有太公至正之體而刑政治教一無所容心于其間耳民之所惡莫如死王者以刑糾萬民固有時而殺之矣而民之見殺者曾不以爲怨恨蓋天討有罪王者亦惟承天意以殺之而已爲民除殘爲民去暴而非有意于作威也何怨之有民之所趨莫如利王者以政養萬民固嘗有以利之矣而民之享其利者曾不以爲功德蓋天時有生王者亦惟順天時以布令而已分之田里導之樹畜而非有意于市恩也何庸之有至于民之去惡遷善又莫如教化王者以教正萬民亦嘗導民以善矣而民之被之教者日遷于善曾不知誰之所爲蓋天降下民厥有恒性王者亦惟因性牖民使自得其本然之善而已民德日正

民行日興而非有科條詔令之可指也孰得而知其爲之者哉夫治出于上而不見其作爲之迹化成于下而莫得其感應之端所謂王民皞皞其氣象蓋如此豈霸者驩虞之民可同日而語哉

哉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

承上文說王者之道其刑政治教民皆無得而名則德業之盛豈可以易言哉蓋王者以一身統理天下凡政教所施及就如其親身所經過經過處纔只俄頃之間而風聲鼓動萬民之耳目皆新其感發興起之機殆有勃然而不可遏者矣所過有不化乎王者以一心運量天下凡政教所推行都本于心忠所存主存主處纔只一念之微而志意感通四海之精神已會其潛孚默運之妙殆有淵然而

不可測者矣所存不亦神乎夫天地以神化而成覆載萬物之功王者以神化而究甄陶一世之澤則盡天地之間皆氣化之流行亦皆王道之克塞而德業之盛上下與天地同運而並行矣豈但如霸者之功解紆患難于一時僅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哉王道之大如此此王民所以囿于大造之中皞皞而莫知其然也世主溺于功利之說反厭王道爲迂緩遂以見小欲速之心乘之未有不殃民憤事者明主宜究心焉

也孟子曰仁言不加仁聲之入入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仁言是仁愛的言語仁聲是仁愛的聲譽孟子說人君出治一言語政令之間皆足以感民但其效有淺深之異耳如以仁愛之言語撫循百姓這叫做仁言仁言雖足以入

人然但宣播于一時而未必感乎於平日也若有仁愛之聲稱的其德澤浸灌于民心而頌聲洋溢于遠邇實惠及民有不徒託之空言者矣仁言豈能如仁聲之入人深乎以畫一之法制約束百姓這叫做善政善政雖可以齊民然但可使之面從而未必能使之心服也若崇德禮之善教的其倡率一本于躬行而觀感惟俟其自得因性薰民有不專恃其禁令者矣善政豈能如善教之得民乎夫均一感人也而仁言不如仁聲則知愛民有實言之所及淺也善政不如善教則知化民有本政之所施末也人君可不審所尚哉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承上文說政教皆為治者之所不廢乃謂善政不如善教為何蓋較其得民之有淺深也上有善政則紀綱禁令之

施可以納斯民于軌物法立而凜然不敢犯不過得民畏而已乃若善教所施則德禮之啟迪可以感發其善念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莫不回心以向道而不忍違矣豈止于畏之而已矣上有善政則愛養樽節之令可以致閭閻之充實民富而國用無不足不過得民財而乃已若善教所感則德禮之隆洽有以固結平民心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莫不輸誠以戴上不忍忘矣豈止于得財而已乎夫畏迫于法愛起于心苟至于愛而畏不足言矣得心為本得財為末苟得其心而財在其中矣所以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仁言不如仁聲不可以例見耶為治者誠能審功效之淺深以為推行之次第有愛民之實心而言以宜之有化民之大本而政以輔之則言非徒文政非徒法而仁心與仁聞交流善政與善教兼舉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欲明人性之善因指良心以示之說道人皆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試自知能觀之則可見矣大凡人之于事由學習而後能的這不叫做良能惟是不由學習之功而精神自會運用一舉動皆與成法脗合這乃是天然自有之能非一毫人力可與賢者能之而不肖者亦無待于勉強也非良能而何人之于理由思慮而後知的這不叫做良知惟是不費研窮之力而聰明自爾疏通一意念皆與至理默契這乃是天然自有之知非一毫人謀可及智者知之而愚者亦無待于思索也非良知而何人皆有知能之良如此則善原于性性出于天不假于外亦可知矣乃有鑿以人為之私者豈非自喪其本然之善也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承上文說吾所謂良能良知者何以驗之嘗觀孩提之童太朴未漓一赤子之心而已何學何慮也然于其父母無有不歡欣眷戀相依而不能舍者皆知愛其親也及其稍長情欲未蕩亦尚赤子之心而已何學何慮也然于其兄無有不恭敬奉承退遜而不敢慢者皆知敬其兄也夫以孩提而知愛親敬長之道此可以驗知能之良矣然是愛親敬長之心非自外至即吾性之仁義也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于孩提之愛可以觀仁義主于敬而敬莫先于從兄故于孩提之敬可以觀義夫愛敬之心不過為一人之私情而即謂之仁義者何哉此無他故仁義乃人性之同具天下之公理也今以孩提之愛推之天下無一

人不同此愛愛同所以爲吾性之仁也以孩提之敬推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敬敬同所以爲吾性之義也使非出于吾性之仁義何以能達之天下也哉夫觀仁義之禮不出于愛親敬長之間則知道率于性無不同也親愛敬之道不出于孩提知能之良則知性原于天無不善也乃世之言性者不知驗之于純一之初而徒求之于斷喪之後其致疑于性善之說宜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說聖人居處之迹雖與人同受善之誠則與人異嘗觀于大舜當其側陋未揚耕于歷山之時居在深山之中朝夕所與處者不過山中之木石而已往來所交接者不

過山中之鹿豕而已以迹觀之其不同于深山之野人者能有幾何此時聖心之善無有感觸固不見其大異于人耳及至人有善言一得聞于耳人有善行一得接于目但見理與心會而資深逢原之用感之遂通心與理融而淵泉時出之機觸之自應隨聽受隨契悟隨契悟隨施行其感通神速就與江河被決一般其沛然就下之勢一瀉千里孰得而阻遏之也哉蓋聖心之善已渾全于無感之先故從善之機卽響應于有感之際至此乃見大舜所以爲聖出于尋常萬萬而非野人之所能及深山之迹豈得而圍之哉夫以舜應善之速如此而猶好問好察會已從入其取善又如彼其廣皆一念好善之誠爲之也欲法舜之應善必先法其受善之量而後可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說立人之道不外于心而制心之功莫要于義今人于不義之事耻之而不爲不欲孰無是羞惡之心乎但私意一起而不能以禮義制之于是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誠能于應事之際覺得此心羞惡而不肯爲則止之而勿爲不要昧了這一念不爲之真心于意念之萌覺得此心羞惡而不願欲則止之而勿欲不要昧了這一念不欲之真心如此則羞惡之良心已全而義不可勝用矣人道不已盡于此乎蓋人之所以爲人只是有此羞惡之良而已無爲所不爲則所爲皆義而事事無歉于心無欲所不欲則所欲皆義而念念無惡于志推之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皆不過由此不爲不欲之心擴克之而已立人之道寧復有餘事哉所以說如此而已矣夫不爲不欲之心本在我而非遠無爲無欲之概又在我而無難人豈可自失

其良心而陷于不義之歸哉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德慧是德性之聰慧術知是處事之智巧疾疾如說災患一般孟子說人情每快志于安樂而拂意于困窮不知困窮乃成德之地也故凡聰明內含而德性中有警敏之識可以燭事理于未然這叫做德慧技能外運而才術中有機智之巧可以善事理之當然這叫做術智人之有此德慧術智者非優游安逸者能然也多因遭罹患難有以激發其善心涉閱憂虞有以頓挫其逸志故德慧以困衡而生術智由磨練而出大率從疾疾中來耳何以驗其然也且如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理之常也獨有那孤遠之臣忠不得自效于君廢孽之子情不得自達于親這正是臣子

之有疾疾的此等之人其操心則朝乾夕惕一念不敢以自安其慮患則左隄右防一事不敢以少忽惟是經過這等樣危苦所以戰兢之中精明煥發人情自爾其周知懲艾之久險阻備嘗世故自爾其習熟此所以事理無不達而德慧術知所由成也疾疾之有益于人如此處憂患者豈可失意于變故之臨而不思其為進德之地也哉人主當治平之日則逸欲易生處多難之時則憂勤獨切君德之益亦如此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孟子說人臣事君人品不同事業亦異約而言之大槩有四等有一等事君的人方其未得君之時固不勝其患得之心矣及得君而事之其終日所孜孜圖維者專在容悅一事上着力或君之所為不善則曲意阿徇惟恐拂其所

好雖陷于有過亦所弗恤或君之所欲未形則先意逢迎惟恐不投其好雖置君子惡亦所弗顧但知為容悅之資全身保祿而已其于君德之成敗國事之理亂漫然不知究心此特鄙夫之事妾婦之道而已有臣若此將焉用之人臣之品此其最下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孟子又說容悅之臣固無足言矣又有一等安社稷的臣謀國之念甚于謀身其心之所孜孜圖維者惟以安社稷為事如君為社稷之主則繩愆糾謬務使主德無闕而保國祚于榮昌良為社稷之依則濟弱扶傾務使民志不搖而奠邦基于鞏固以一身係安危之寄決大疑戡大難而勞怨不辭以一身當利害之衝事可求功可成而險阻不避殫精竭力求為社稷之安是圖必社稷安而後

此心始安就如小人務悅其君的一般有不能一息釋然于懷者此則志存乎立功事專于報主以功名爲志而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也豈非人臣之忠者乎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孟子又說社稷之臣其忠固可稱矣然不免爲一國之士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天民者乃天生此民中獨能全盡人道者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惟其用世之志固欲大有所爲原其重道之心實不肯輕于一試必酌量于出處之際審察于上下之交達而度其道行于上而可以成佐命之功然後出其身以事是君苟非得君行政之會寧隱處以終身矣達而度其道行于下而可以建庇民之業然後出其身以澤是民苟無興道致治之機寧趨世而不悔矣蓋惟其抱負甚宏故志願甚大志願大故所以自待其身

者甚不輕也此所謂志于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人品之高又在社稷臣之上矣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又說天民欲以道濟天下而不免較量于出處之間是猶有意于正人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大人焉大人身脩道立惟自盡正己之功而德盛化神效自極感人之速上而正其君不必形之諷議也身範克端而精誠感乎人主之非心自格君德遂無不正矣下而正其民不必申之禁令也表儀旣樹而風聲鼓舞蒸黎之耳目咸新民行遂無不正矣此則功在社稷而無計安社稷之勞道濟天下而無意必行藏之迹所謂大而化之者也臣道至此始無復有加焉者矣其人臣之上品乎合此章之言而觀之人臣之品不但容悅小人與君子不同卽社稷臣以上若天

民大人亦有此三等人生必明以辨之使賢奸不至于混  
淆斷以決之使用合不搖于疑貳則讒諂自遠忠賢自近  
君正莫不正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  
故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

孟子說人情自一物以上皆不能無喜好之念而至于王  
天下則其樂宜無以加矣乃若君子之樂隨寓而安雖所  
在皆順適之地而無待于外其所樂皆性分之真今以其  
所樂言之止有三件雖君臨萬國富有四海而為天下之  
王這等樣尊榮之樂亦不在此三者之中焉三者云何父  
母吾之自出兄弟吾之同氣是人之至親也父母具存而  
享康寧之福兄弟既翁而無變故之虞此人之深願不易  
得者幸而得之則上可以遂孝養之志下可以盡友于之

情家庭之間快然無遺恨矣此君子所樂之一也天所降  
衷之良人所同得之性是我所當盡也今則仰無所愧而  
無一不可與天知俯無所作而無一不可對人言此克己  
之功所難能者而能盡焉則內省既無惡于志外感自不  
疚于心履載之內曠然皆順境矣此君子所樂之二也性  
分之真樂蓋如此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

孟子承上文說倫理無虧性分克盡二者固皆君子之所  
樂也其三樂何如蓋君子身任斯道之貴則得人以寄斯  
道之傳者其至願也願求必能盡一世之人才而教育之  
也今惟舉天下明睿之才皆在吾教育之內以吾之修身  
者教之使各修其身以吾之盡性者教之使各盡其性如

此則英髦輩起而彬彬皆傳道之人才俊蔚興而濟濟皆任道之耄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教思無窮之心于此而大慰矣豈非君子之三樂乎夫是三樂者或繫于天或繫于人皆不出于秉彜之好或以成己或以成物皆自得其性分之真此君子所以樂之而不厭也彼王天下之樂特勢分之榮耳豈在君子所樂之中哉所以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然是三者在天在人者皆不可必所可自盡者惟克己之功而已人能克己而至于俯仰無愧雖天人之間未必盡如吾願固無害于可樂也不然已私未克天理未全俯仰之間可愧作者多矣安望其能樂乎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孟子說天下有不一之遇而無不一之性入惟性有求全

斯不能不遷于所遇耳盡性之君子則不然彼土地人民乃得位行道者所必資也誠使所統之地不止于一隅而幅員極其廣遠所治之民不止于一邑而生聚極其衆多夫地廣則政教之所及者弘民衆則德澤之所施者博君子苟欲得大國而治之則此固其心之所甚願矣然土謂之廣是猶有分土矣民謂之衆是猶有分民也君子于此但欲之而已而其大道爲公之志將必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後其心始快也其所樂豈在此乎廣土衆民既非所樂則所樂當必有進于是者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孟子承上文說廣土衆民固非君子之所樂矣乃若所樂則何如蓋君子以奠安海宇爲責以康濟群生爲志者也若使土不但廣而已而立國中于天下天地莫非其有焉

民不徒衆而已而安民盡乎四海一民莫非其臣焉此則  
舉十世之版圖皆在其統馭之中則亦舉一世之民物皆  
被其治教之澤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也君子大行  
之心可遂矣豈非其心之所樂乎然此持勢分之樂樂之  
自外至者耳乃若君子所性天與之爲秉彜之良人得之  
爲受中之理足乎已而無待于外者則有不在于是者焉  
以天下之大而猶無關於性分則吾性之全體固有超出  
于天下之外者矣人每視勢分爲輕重其所見不亦小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行道之志至于王天下極矣乃但可  
以言樂不可以言性君子所性却是如何蓋土地有廣狹  
人氏有衆寡此皆可得而加損者也若君子所性不但爵  
位稍得所欲不能有所增也便使得志而大行于天下吾

性渾然自若而已何嘗因大行而遂有加益乎不但祿位  
稍失所欲不能有所減也便使不得志而窮約以終身吾  
性亦渾然自若而已何嘗因窮居而遂有虧損乎所以然  
者爲何蓋凡物之不足者乃可以加有餘者乃可以損由  
其分數未定故也惟君子之性自天賦之則爲定命自我  
得之則爲定理萬善咸備本無不足也何一毫可得而加  
一物不容本非有餘也何一毫可得而損此所以可窮可  
達而吾性之全體不因之而少變也使可得而加損則亦  
外物而非吾性之本然矣人可不反而求之吾心也哉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  
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粹是溫和盎是豐滿孟子承上文說君子所性之定分固  
不以窮達而有加損矣乃所性之蘊蓄何如德之愛曰仁



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此四德者人所同具之性也但衆人爲氣拘物蔽而失之耳惟君子氣稟極其清明物欲不能間隔故于仁義禮智之四德渾全而無所虧欠堅定而不可動搖已植根于心矣由是誠中形外其生色烏可已乎其生色于面貌則清和潤澤粹然示人以可親一四德之光輝也其生色于肩背則豐厚盈溢盎然示人以可象一四德之充滿也以言乎施于四體則動靜妙于從心舞蹈由于自得固有不言而自曉其意者一四德之發越也蓋內之所積者極其盛故外之所發者不容掩君子所性之蘊有如此此天之所與我者本如是其全備也豈窮達之所能加損哉然則自樂其樂而王天下之樂不與存焉信非實有所得者不能矣世之決性命以鬻富貴者計較于窮通得喪之故方寸之內念慮紛紜感遇之途欣戚萬

變欲與之言定性之學豈不難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仁人是有德望之人孟子說人君爲政莫不欲人之歸我也然未有仁政不行而能致其來者以文王之事觀之當時商紂無道播棄黎老伯夷辟紂之亂遠引于北海之濱而居焉及聞文王起而爲西伯于是勃然而興說道吾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於養老吾身庶幾有所托矣乃自北海而來就其養焉太公避紂之亂遠隱于東海之濱而居焉及聞文王起而爲西伯亦勃然而興說道吾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于

養老吾身庶幾有所托矣乃自東海而來就其養焉夫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一聞文王養老之政皆相率而來歸善政之足以感人如此若使今之諸侯亦有善行養老之政如文王者出焉則天下之仁人如伯夷太公者必將趨赴于我而望之以爲已歸矣豈肯舍之而他往乎然則人君不患人心之不歸但患仁政之未舉而已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人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孟子承上文說文王所以致仁人之來歸者固以其善養老矣其養老之政何如蓋田里樹畜之事乃衣食所自出也文王治岐每夫授以五畝之宅却于牆下隙地種植桑樹使匹婦采桑以供養蠶之事于是絲綿有所出而年五

十之老者足以衣帛而煖矣一家之中使之各畜五個母鸡二個母彘孳生以時無失其孕字之候于是肉食有所出而年七十之老者足以食肉而飽矣又每夫授以百畝之田使壯者深耕易耨盡力于農畝于是穀粟有出而人口之家皆可以仰事俯育無饑餒之患矣夫文王治岐之政如此此所以善于養老而伯夷太公皆聞風而來歸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浚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承上文說由文王治岐之政觀之則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夫豈家給而人益之哉亦惟因其自然之利而教導之耳如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此田里之定制也文王但爲民區畫之而已蠶桑雞豚此樹畜之常事

也文王但教民孳植之而已以少事長以卑承尊家庭之常禮也文王但慕其妻子使各脩其養老之職而已夫養老而使家家得備其物人人得盡其情則老者豈有不得其所者乎蓋人年至五十非衣帛則身不得煖年至七十非食肉則腹不能飽不煖不飽叫做凍餒而老者不得其所矣文王之民其老者皆得衣帛食肉而無凍餒之患者正以其因天下之利教天下之民率天下之民養天下之老愛溥而無私惠周而不費此養老之政所以爲善而伯夷大公皆以之爲歸也使入爲之養則恩易窮而日亦不足矣豈得謂之善政也哉有志于行仁政者不可不儀刑文王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

易是耕治疇是耕熟的田孟子說明王治天下只有教養

兩端然欲正民之德必先厚民之生以厚生之政言之田疇乃民之常產使荒蕪不治則民之失業者多矣必驅游惰之民使各盡力于南畝春焉而耕夏焉而耘無妨其耕耨之時可焉租稅乃國之常賦使徵歛無藝則下之供上也難矣又必除措尅之政使得輕減其征輸寧損上益下無損下益上務存夫寬恤之意可焉夫田疇易則地利之所獲甚豐稅歛薄則租賦之所供有限以力本自盡之民值輕繇薄賦之世財有所生而無所耗閭閻之間殆將家給而人足矣豈不可以使民富乎此則盡地之利以養民而不竭民之利以奉已所謂開財之源者如此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孟子承上文說易田疇而薄稅歛固可以開財之源矣然財貨既裕則奪侈易生又不可無以節之也夫民不能無

食苟食不以時則財耗于口腹之欲矣于是制為法令凡  
民間所以資生者不特饗殮有節而已矣如魚不盈尺不  
設網罟果實不熟不輕采取之類一切冗食以糜財者皆  
在所必禁焉民不能無用苟用不以禮則財耗于不經之  
費矣于是定為章程凡民間所以制用者不特尊卑有等  
而已也如非養老不得用牲非賓祭不得烹宰之類一切  
濫用以糜財者皆在所必省焉夫食以時則生殖滋蕃用  
以禮則經費有制由是康阜之利以儉嗇而益饒富厚之  
資以節縮而益裕將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者矣財貨豈  
可勝用乎此則因民生日用之常施樽節愛養之術所謂  
節財之流者又如此養民之政至是其充舉之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  
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

承上文說人君務本節用使民富而財足則厚生之政成  
矣民德不由此而可正乎彼民賴水火以生非此則無以  
為生活之資其于只用甚切宜各私所有而不相假借矣  
然當昏暮的時候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隨求隨與無少  
吝嗇者此何故哉蓋水火乃天地間至足之物取之無盡  
用之不竭故有求而必應也至于民待菽粟以為命就如  
水火一般均之不可一日無者而求之未必肯與由上之  
人無謀利惠民之政耳惟聖人治天下既重農輕賦以開  
財之源又因時制用以節財之流能使百姓家家殷實  
在在豐盈其所積菽粟之多就如水火一般樣至足無者  
可求有者可與此所以天下無不富之民而財不可勝用  
矣夫菽粟既如水火則衣食足而禮義生教化行而風俗

美民皆驩然有思以相接，秩然有禮以相與，同歸于仁厚之域而成其雍熙之世矣。焉有自底弗類而為不仁者乎？夫以仁民之化，必自足民先之治天下者，何可不加意于愛養之政也哉？昔孔子論政，謂既庶而富，既富而教，其施為次第類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東山在今兗州府曲阜縣太山，即東嶽。在今泰安州地方。孟子說道：莫大于聖人，聖莫盛于孔子。大哉孔子之道，豈易以言語形容哉！自其身之所處而言，在魯國則為魯國之一人，就如登東山之巔，黯下瞰魯國，凡四封遠邇皆在指顧之中。而魯國自失其為大矣。在天下則為天下之一人，就如登太山之巔，下瞰寰宇，舉九州疆界皆在俯視之

中而天下自失其為大矣。夫大而至于小，天下則小魯又不足言，蓋其所處既高，則視下益小，其地位然也。惟其地位如此，故人見了聖道之大，其小者都不足觀了。夫未觀于海，凡百川之水皆可以為水也。惟看了滄海，親觀其汪洋浩瀚之勢，則衆水皆會歸于此，而百川之水不過其支流餘派，舉不足以深廣稱矣。豈不難于為水乎？未游于聖門，凡百家之言皆可以為言也。惟入得官牆，親聆其切近精實之訓，則衆理皆統宗于此，而百家之言不過其微談緒論，舉不足以美富稱矣。豈不難于為言乎？孔子之道其大如此。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瀾是水勢湍急處，容光是罅隙通明處。承上文說孔子之道觀之太山滄海，固可以見其大矣。然豈無為之本者哉？

今夫水形乎地必源頭深遠方能起得波瀾故觀水自有方法不必尋源以窮其發端也惟于波流滌迴水勢猛急之處觀之則知狂瀾之滔滔乃源泉之混混者所出也而其本自可見矣日月麗乎天必體魄明朗方能布得光采故觀日月者亦有方法不必測象以究其精曜也惟于此小空障光明必照之處觀之則知普照之無遺乃貞明之不息者所出也而其本自可見矣然則孔子之道川流原于敦化即水之由源而達委也光輝根于篤實即日月之由明而生光也其大而有本者何以異于此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是充滿科是抵窪去處承上文說聖人之道固大而有本矣欲學聖人者豈一蹴所能至哉彼流水之爲物以大海爲歸者也然未能遽至于海也必須停注坑坎之中盈

滿于此而後可流通于彼若積水尚淺未至于盈科則壅止不行有難以至海矣水之進必以漸如此况君子之志于道將以大聖爲歸者也有不由漸而後至于乎故必和順發爲英華光輝出于篤實有這等成章之美然後可以爲上達之基苟章美之味宣則必造詣之味至也而聖道之高不可及者何以爲從入之階文采之未著則必充養之味涿也而聖道之大而有本者何以爲會通之地若曰聖道不必成章而後達則是流水不必盈科而後行也豈有是理也哉然則有志于聖道者信不可無循序漸進之功矣循序漸進不但下學功夫爲然太學明德新民之功必由知止而後造于能得中庸至誠盡性之事必由形著而後至于能化聖學莫不皆然作聖者所宜究心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

利者蹠之徒也

孳孳是動勉的意思蹠是盜蹠孟子分別聖狂之幾說道論人品善惡者不當于其事爲之著而當于其意念之微試以大舜與盜蹠觀之舜爲千古之大聖其善非一端之可盡矣然使有人于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之際從此時起得身來乘着夜氣清明良心不昧這孳孳一念自朝至暮都只在天理上體會無一念不在於爲善如此之人雖未能遠至于舜而率此嚮善之心其爲善將何所不至舜此善念我亦此善念是卽舜之徒矣豈必每事盡善而後謂之舜乎蹠爲千古之大盜其惡亦非一端之可盡矣然使有人如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之際從此時起得身來夜氣不存良心盡昧這孳孳一念自朝至暮都只在人欲上經營無一念不在於爲利如此之人雖未必遠至

于蹠而充此徇利之心其爲利將何所不至蹠此利心我亦此利心是卽蹠之徒矣豈必衆惡皆歸而后謂之蹠乎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承上文說舜之與蹠其人品相去不啻天壤懸絕矣而爲舜則舜爲蹠則蹠都從雞鳴之一念始然則欲知舜蹠之所以分其初豈有他哉惟在利與善之間而已蓋人心不爲善則爲利本有相乘之機而出于善則入于利實在幾微之際故一念向善便就是舜不過從這天理一邊路上來其始之異乎蹠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爲善之心而爲利安知其不遂爲蹠乎一念趨利便就是蹠不過從這人欲一邊路上來其始之異乎舜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爲利之心而爲善又安知其不遂爲舜乎理欲差之毫釐而聖狂判于千里學者可不審其取舍之幾

而致謹于雞鳴之一念也哉書經上說惟聖罔念作狂惟  
狂克念作聖即此意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揚子姓楊名朱取是僅能發的意思孟子欲闢異端而衛  
正道故說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聖人所以仁至  
義盡與時偕行者此也彼異端之學何其紛紛矣乎今世  
有揚子者厭世務之勞而專主于愛身之說其意但知有  
一身而不知有天下僅能發為我而已克其為我之心雖  
使他拔落一毛之微而可以利濟天下之大他亦將愛惜  
而不肯為况所損不止于一毛者彼豈肯為之哉蓋有  
見于義無見于仁其執于為我之一偏如此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音利天下為之

墨子姓墨名翟摩頂放踵是擦音廢頭頂直至足頭受

辛苦的意思承上文說世有墨子者黜私己之圖而專愛  
物之見其意但欲一視同仁而不復問其親疎惟知兼愛  
而已克其兼愛之心雖自頂至踵勞苦一身之筋骨而可  
以利濟天下之生靈彼亦將無所吝惜而慨然為之况其  
害未至于摩放者又何事不可為也哉蓋有見于仁無見  
于義其執于兼愛之一偏如此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是古之賢人承上文說揚子為我墨子兼愛固各倚  
于一偏而胥失于中矣有子莫者矯揚墨之失而執中于  
二者之間非不為我也而不至如揚子之絕物非不兼愛  
也而不至如墨子之徇入執中如此似乎近于道矣然道  
無定形中無定在必隨時變易與世推移當為我而為我  
當為人而為人乃所謂權也今子莫以不楊不墨為中而



不知隨時權變爲中則楊子執爲我之一墨子執兼愛之一而子莫所執者乃二者中間之一均之味于通變之方其爲執一而已矣惡足以語于時中之道哉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承上文說子莫之執中無以異于楊墨之執一矣乃執一之所以可惡者何哉蓋楊子爲我似義而却害于仁墨子兼愛似仁而却害于義子莫執中似中而却害于權持其一偏之見害吾時中之道斯爲可惡耳然其害道何如蓋吾儒時中之道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千變萬化頭緒甚多非一端之所能盡也今舉一爲我而仁之百端盡廢矣舉一兼愛而義之百端盡廢矣舉一執中而時中之百端盡廢矣所得少而所失多害道孰大于是此其所以爲可惡也知異端之可惡而學者可無反正之功哉嘗考虞廷授

受惟曰允執厥中而孟子又惡子莫之執中何哉蓋聖人之所謂中存主不偏應感無滯雖有執中之名其實未有所執也若子莫徒欲矯其偏以求所謂中者而執之少涉安排便不能無倚着之私矣此所以與揚墨並爲吾道之賊也有衛道之責者不可不辨于斯

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人甘是嗜好的意思孟子見世之厭貧賤而慕富貴者往往陷溺其心故借口腹以明心志說道飲食于人本有正味也惟是饑者得食食雖不甘亦將以爲甘美而貪食之不飽渴者得飲飲雖不甘亦將以爲甘美而嗜欲之無厭是豈可甘而甘能得飲食之正味乎良由口腹爲饑渴所迫而急于飲食故精粗美惡皆有所不暇擇而因失其正味

耳則饑渴爲之害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哉人心有正理猶飲食有正味也惟以貧賤之故挫亂其心則富所不當得者亦將貪之以爲利貴所不當得者亦將貪之以爲榮不暇決擇而失其正理亦猶饑渴之其于飲食不復知有正味也心志之有害何以異于口休之有害哉人能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承上文說貧賤之害心無以異于饑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饑渴也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也有入于此能以道而御情以理而制欲時乎貧也安于處約不貪慕于利祿而爲欲富之圖時乎賤也安于困窮不激幸于榮名而爲欲貴之計雖有饑渴之憂而不能爲吾心之害是其識見高明超然于流俗之外持守堅定挺然于豪傑之中希聖希賢有不難致者尚何以不及人

爲可憂哉世之充詘于富貴隕獲于貧賤者是自喪其理義之心而其爲人下也學者宜深以爲戒焉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是介然有分辨的意思孟子說人情和則易至于流古有柳下惠者人皆稱其爲聖之和宜其同流合污混然無別矣然其與人雖無分子爾我而義利之界限甚明居官雖無釋于崇卑而志趣之操持甚固觀其進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是其身出則道在必行灼然定見有非三公之位所能移者矣其退也則遺佚不怨厄窮不憫是其道屈則身在必隱確然定守在非三公之勢所能奪者矣蓋可貴可賤而不肯少踰禮義之閑可富可貧而不肯少貶生平之節其介如此此其和之所以不可及也徒知其和而不知其介豈善觀柳下惠者哉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掘井是穿地為井八尺為軌孟子勉人為學當要其成說道天下之事不貴于有為而貴于有成有人于此或有志于聖賢之道德而講學窮理或有志于帝主之事功而勵精圖治其功銳然有為就如掘井的一般蓋學不徒勤必以至道為極井不徒掘必以得泉為期設使掘井至九軌之深已將有及泉之漸矣乃未及泉而遂止則力怠于垂成而井置之無用將舉九軌之功而盡廢之矣豈非自棄其井者乎然則為學者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其歸于無成與棄井者何以異哉此自強不息之功不獨學者當自奮勵有天下國家者亦所宜深省也

惡知其非有也

性是天生成身是從身上做起三之字俱指道說孟子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此世道污隆之機也而心術誠偽之間實不能無辨焉以堯舜而言純粹至善之理得諸天者甚完其知生知其行安行不假脩習而從容于仁義之中渾全其賦畀之正道是絕乎天不問以人自然而性之者也以湯武而言反身循理之功脩諸人者甚功知則學知行則利行凡事勉強務踐履乎仁義之實以克復其降衷之初這是盡乎人求合乎天勉然而然身之者也至若五霸既不能率乎其性又不能體之于身所為在于倖功而却假仁之名以濟其殘忍所為在于謀利而却假義之名以濟其貪饕這是欺世惑眾以然而實不然所謂假之者然使暫假其名而亟反之實猶為自知其非可冀

其改者也。顧乃視虛名爲固有之物，忘公道爲掩襲之私。譬如借物于人而久，占于已終不肯還與主人的一般，則始焉飾詐以欺人，人固皆爲其所罔終焉執迷以自欺。已亦不自知其非，真有矣錮蔽已深而覺悟無日惡，可以入于堯舜湯武之道哉！此可見帝王之道雖有性勉之分，然其爲誠則一也。五霸則一于僞而不自反矣。心之誠僞不同，而事功之隆污迥絕。有志于治道者可不嚴其辨哉！

公係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狎是音見不順，是行事不循道理。桐是地名，乃成湯葬處。公孫丑問于孟子，說道：伊尹嘗說我于嗣王，有師保之責。今嗣王不明義理，我誠不忍，其爲之事而漫然不

加救正也。乃放太甲于桐宮，使居成湯之墓側，庶乎感悔興思，可望省改。于時民皆大悅，謂其能行權以匡君也。及太甲悔過，自新處仁，遷義化而爲賢，乃自桐迎歸，反居于亳。于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以格君也。由伊尹之事觀之，凡賢者之爲人臣，苟遇其君之不賢，則固可輕議放遷而無傷于君臣之義。與孟子答說人臣事君有經，有權，伊尹之放太甲，蓋上爲宗祀，下爲生民，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念，故上信于君而不疑其爲逼，下信于民而不疑其爲專，以其有是志耳。使爲臣者而有伊尹之志，則以大公無我之心而行，通交濟時之事，雖非事上之常法，猶不失爲匡救之微權。庶幾其可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枉謀廢置之舉，則是睥睨神農盜弄國柄，乃篡逆不軌之臣，天下萬世之罪人也。豈能逃于誅戮哉？爲人臣者慎。

無以聖賢不得已之事而為姦臣亂賊之口實也  
公孫丑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  
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  
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是衛風伐檀篇素餐是無功食祿公孫丑問于孟子說  
伐檀詩人說道不素餐兮蓋言守志之士不肯無事而空  
食也以此看來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方可因勞而受祿乃  
今不事躬耕之勞而安享國君之養則何以解于素餐之  
譏乎孟子答說于以君子不在其位為無功而食不知君  
子尊主庇民之功正不待居位而居者也蓋君子居是國  
也其言論足以經邦其表儀足以範俗如使為君若能聽  
用其言而道得行于上則嘉謀嘉猷可以定社稷之大計  
邦基以固邦賦以充而既安且富也必得其位必得其名

而既尊且榮也雖未居輔理之位而集思廣益貽邦君以  
多福之休功不少矣如使為子弟者能服從其教而道得  
行于下則先知先覺可以開一世之羣蒙入則孝出則弟  
而天倫以敦也忠不欺信無妄而民性以復也雖未任治  
教之責而端軌樹則導國人以興行之風功不細矣夫上  
焉有功于君則食君之祿不為糜下焉有功于民則享民  
之奉不為泰詩人所稱不素餐兮孰有大于君子哉蓋稼  
穡而后食者士人無求之節不耕而亦食者君子可食之  
功義各有攸當也使飾小廉而妨大德不幾于於陵仲子  
之為哉

王子墊音店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王子乃齊王之子墊是名王子墊問于孟子說天下之人  
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為之事惟士居于

其間既無官守又無生理不知何所事乎孟子答說士固未嘗有事然亦未嘗無事公卿大夫之事既非士所得爲農工商賈之事又非士所屑爲士之事在于尚志而已居畎畝之中而卓然以聖賢之學術自勵處韋布之賤而毅然以帝王之事功自期以之獨善一身者此志以之兼善天下者此志高尚而不可屈堅定而不可移尚志便是爲王者之事也豈得以無事而輕議之哉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王子墊又問說人各有志而士獨能尚志其志云何孟子答說士之所志者非功名富貴之謂也唯仁義兩端而已這仁義之道達而有爲則爲事功窮而有養則爲志向士

當未得位時其心以爲意莫慘于誅戮若殺一無罪不應死之人卽損吾好生之德而非仁矣我得志弗爲也守莫嚴于取予若取一分不應得之物卽傷吾廉潔之行而非義矣我得志弗爲也非仁無爲其心之所居安在乎仁是也蓋仁以包涵萬善本爲天下之廣居既安處乎此則斯世斯民視爲一體而自不恐于妄殺矣非義無行其身之所由安任乎義是也蓋義以裁制衆理本爲天下之正路既率由乎此則或取或予必使合宜而自不甘于苟得矣居仁由義如此是雖未得居大人之位也而大人經綸天下之大業不過此仁此義而已今士有仁以居身而大人仁育萬民之規已立有義以制行而大人義正萬民之具已夜使其得位行道則經世宰物之事取諸此而裕如矣大人之体用豈不全備而無遺乎此論士者不必達視其

所為惟窮視其所養可也昔孔子嘗謂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意正與此互相發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美可哉

仲子即於陵陳仲子昔齊人皆稱陳仲子為廉士孟子因辨其非說道君子之觀人當論其大德而畧其小節試就陳仲子為人言之非義不食非義不居推是心也設使不義而與之齊國之大彼亦將以為不義之富貴辭之而不肯受其廉介之操真實而非矯詐通國之人無不信其為賢矣自我看來這千乘之國若看得輕了時也不難棄但只是舍簞食豆羹之義小小廉潔之行而已何關大節人道之大莫過于親戚君臣上下在天為倫紀在人為綱常

凡生人之異于禽獸中國之異于夷狄獨以其有此身耳今仲子避兄離母是無親戚而骨肉之情絕矣不食君祿是無君臣上下而事使之誼乖矣其忘親背理潔身亂倫如此是其大節已虧雖有小善不足贖矣人乃以其不食不居區區之小廉而遂信其高出一世為矯矯之大節豈得為至當之論哉此制行者必貴立人道之綱紀而持論者亦當定取人之權衡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桃應是孟子弟子士是掌刑獄的官桃應問于孟子說道天下之事處常易而處變難且如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師設使瞽瞍犯法而殺人臯陶將如何以處之吾恐舜雖愛父不可以私恩害天下之公臯陶雖執法不可以刑辟加

天子之父情法兩難之間如何斯為善處之術也孟子答  
說法不行不足以示信法不執不足以示公今臯陶既為  
士師之官則當守士師之法使瞽瞍而殺人推臯陶之心  
惟知執法而已豈知有天子之父哉私天子之父則廢天  
下之公臯陶必不然也

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桃應又問說臯陶固以執法為正矣然舜為天子生殺予  
奪之柄皆操于已者也獨可坐視瞽瞍之罹于法而不禁  
臯陶之執其父與孟子說夫舜惡得以已意禁之乎蓋使  
法自我削則禁自我行可也今臯陶所執之法乃原于天  
討而奉為無私之命沿于先王而守為不易之典蓋有所  
傳受而非可以私意出入者舜雖有天子之命安得而廢  
天下之公哉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終身所欣然樂而忘天下

蹤是草鞋桃應又問說舜于瞽瞍若禁臯陶之執法勢固  
有所不行若聽臯陶之執法心必有所不忍當此而難之  
時又何以為曲全之術也孟子說舜太孝人也惟其愛親  
之心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如棄敝  
蹤之輕也其心以為朝廷之上不可以私而撓公大海之  
涯或可避難而遠害必且竊負瞽瞍而逃遵循海濱而處  
自屏于寂寞之鄉以為全親之計承顏順志不但苟免  
時將終身訥然快樂而忘其有天下矣若然既不枉士師  
之法又不傷父子之恩舜之心如此而已是可見人臣以  
執法為官守即天子之父且不敢宥而况其下者乎人君  
以愛親為天性即天子之大且不敢顧而况其小者乎學



者誠得虞舜皋陶之用心而引伸觸類以求之則私恩公義各得其宜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是齊邑卽今東昌府范縣地方孟子嘗自范邑往赴齊國中途適遇齊王之子望見其儀容氣體大異于人乃喟然歎說人之氣體本同而居養各異惟其居處在尊貴之地則神氣爲所移易而精采自覺其發揚惟其奉養有豐厚之資則形體爲所移易而容貌自覺其充盛夫氣體由于居養如此居之所係豈不甚大矣哉彼王子者其氣體雖與人異而稟氣于父母猶夫人也其形体雖與人異而受形于父母猶夫人也本其有生之初都只是人子而已豈其在齊民之中另是父母所生而自爲一類乎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承上文說凡人住居必有宮室乘載必有車馬被服必有衣裳此日用之常也而王子之宮室車馬衣服雖與人美惡有異然其所以自奉者大要也只是這模樣其不同于人者幾何乃氣體若彼其迥異者特以其所居地位爲國君之儲貳所居旣尊則所養自厚其氣體不求異于人而自當與人不同耳夫以王子所居但只是勢分之尊猶能移人氣象如此况仁也者統括四端包涵萬善乃天下之廣居也使君子居之其氣象不尤異乎吾知以之宅心則心逸且休而浩然之氣自充塞于兩間以之居身則身安德滋而粹然之光自宣著于四体豈但如王子僅以氣體而異乎人哉

魯君之來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是宋國城門的名孟子又說吾謂居能移氣觀之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者魯君曾往宋國當暮夜之時城門已閉魯君親自呼于埳澤之門守門者說吾君無境外之事不曾出城此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我君相似也夫魯君呼門而守者疑其似宋君此豈有他故哉蓋魯宋均千乘之國二君皆諸侯之專惟地位之既同故聲氣之相似此守者所以不能無疑也居能移氣此固其明微矣彼王子之異于人何足怪哉然則君子居廣居而能涵養德性變化氣質益可信其必然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孟子見當時諸侯好賢而無實以致賢者多不樂就乃警

動之說道人君待士固不可無交際之文尤不可無愛敬之實誠知悅賢而不能養無貴于悅也而嚮之以大烹優之以厚祿是知所以食之矣既食之則當知所愛之使或食而弗愛但有庖餼之惠殊無親厚之情這就如豢犬豕的一般徒能喂音飼之而已豈有賢士當交之以道者而可交之如大豕乎哉知食而弗愛非所以待賢而聯之以恩意體之以腹心是知所以愛之矣既愛之即當知所敬之使或愛而弗敬但有親昵之意而無禮貌之加這就如畜禽獸的一般徒能憐恤之而已豈有賢士當接之以禮者而可畜之若禽獸乎哉要之人君待士本無豕交獸畜之心而愛敬少踈斯不能無簡賢棄禮之失甚言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可不敬也

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將是執奉拘是羈留承上文說人君待賢食而不可不愛  
愛而不可不敬矣然所謂恭敬豈徒幣帛交錯止于備禮  
而已乎蓋恭敬雖因幣帛而將非因幣帛而后有也當幣  
帛未陳之時已先有此恭敬之念恭敬之念存于中而后  
幣帛之禮將于外是幣帛者禮文之而恭敬者乃禮之實  
也設使徒以幣帛為恭敬飾于繁文而濶畧于誠意恭  
敬而無實是亦豕交獸畜之類耳君子仕于人國視禮意  
之誠否以為去留者也國君既無敬士之誠則君子必當  
見幾而作豈能懸空名以羈留當世之賢士設虛位以拘  
係天下之豪傑哉然則有志于留賢者慎無使儀不及物  
可也是時列國諸侯惟知厚幣以招士而不知有待士之  
誠士惟知幣聘之為榮殊不知有自重之節故孟子警之  
如此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是形体如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体能運用處如耳能  
聽目能視手持足行之類踐是跟着道理行的意思孟子  
說人之有生氣凝聚而為形形運化而為色有是形即有  
是色人皆以為形色具而即可以為人矣然自視耳聽必  
有聰明之彛手持足行必有恭敬之則推之起居言動莫  
不各有自然之理存焉是乃所以主宰乎形色而為不情  
天粹之至性也人惟不能盡其性是以形体雖具不過血  
肉之軀而已未可謂之踐形也惟是聖人氣稟極其清明  
物欲不能撻奪乃能于天之所賦于我者全盡而無踐我  
之所受于天者允蹈而無歉時乎視聽則聰明之理能踐  
焉時乎持行則恭敬之理能踐焉以至起居言動無不各  
盡其理此所以耳目手足不為虛生而四肢百骸皆有着

落也自非聖人或心爲形後或性以習遷不虧體而泰所  
生者少矣况能踐形乎哉所以說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欲盡人道者不可不以聖人爲法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  
猶或紆音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  
矣

昔者齊宣王以人子爲父母持喪必滿三年則太久欲短  
少其年月則廢人子之情悌先王之制甚矣公孫丑不能  
力救其失乃附會之說三年之喪不行已久今若短而爲  
期一年便就除服豈不還強似止而不行者乎是在齊王  
固忍于薄親在公孫丑亦輕于立論矣孟子聞而責之說  
子之寡親猶弟之事兄親喪不可短猶兄之臂不可紆也  
今王欲短喪而子乃謂爲期勝于已足無異于人有捩袖

其兄之臂而縛之者其不弟甚矣子乃從容勸解說紆從  
你紆不可太猛姑且徐徐而紆可也夫弟之于兄斷無可  
紆之理不爭疾徐之間紆固不可徐徐而紆亦豈可哉子  
但當教之以孝弟之道使知天性至親桑倫至重則彼敬  
兄之念惕然有感自知兄之不可短矣然則王欲短喪子  
惟當啟以三年之愛罔極之恩則彼孝親之念油然而生  
印知喪之不可短矣何可爲期年之說以蹈徐徐之弊哉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  
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爲者也

公孫丑期喪之說孟子既斥其非矣此時適有齊王之  
子其生母死壓于嫡母而不敢終其喪者王子之傅爲請于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執此以問孟子說爲期

之喪既曰不可今王子乃請行數月之喪數月之與期年  
多寡則有間矣若此者是耶非耶孟子曉之說王子之請  
與短喪之事不同王子生母之喪歷于嫡母之尊情固無  
窮而分則有限雖欲終三年之喪而不可得也當此情爲  
勢屈之際推王子報親之心雖加一日之喪亦可以少盡  
人子一日之孝猶勝于止而不加者況于數月之久乎此  
王子之請不容已也乃其欲爲而不能也若我所責于齊  
王者蓋謂其勢無所壓分無所拘情可自盡而不盡事所  
得爲而不爲也豈可與王子之事例論哉蓋王子欲伸其  
情于分之外而齊王乃欲殺其情于制之中此正無三年  
之愛于父母而我所謂當教以孝弟之道者也子又附其  
說以成之非與于不仁之甚者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有成德者有

達財者

時雨是及時之雨財字與財字同孟子說君子教人之心  
固欲人同歸于善但人品不同時會各異教之所被有不  
能一律而齊者其條自大約有五有一等人造詣既深直  
積既久所少者點化之功耳君子迎其將得之機而啟發  
之由是觸之即應感之即通怡然理順有不自覺其契悟  
之速者矣譬如草木之生栽培已至及此時而得雨以潤  
之便暢茂條達而不可遏這叫做如時雨化之者此君子  
之一教也其次養雖未充而天資純粹德性可以漸磨君  
子則因其德而造就之節其過引其不及涵育薰陶務有  
以成全其德罷這叫做成德此又君子之一教也其次德  
雖未優而天資明敏才識可以擴充君子則因其材而誘  
進之矯其偏使歸于正開導啟迪務有以疏通其我能這

叫做達材此又君子之一教也

有答問者有私淑艾音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淑是善艾是治承上文說君子因人而施教不但成德達財而已又有一等人師非專師學非常學偶因其一言之盾正一事之咨詢遂就其問而答之以釋其疑以解其惑此雖未至終日與言而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應是亦訓迪之所加矣答問非君子之一教乎又有一等人居不同地生不同時但邇其覺人之余休傳世之余澤私竊其善而師之以飭其躬以砥其行此雖未嘗及門受業然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均一化誨之所及矣私淑艾又非君子之一教乎合此五者而觀之學者之材質雖殊要皆有曲成之術后生之遭逢雖異無往非造就之仁其為教一而已矣所以說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蓋聖賢之教人

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是以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有世教之責者所宜深念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音率

公孫丑苦於入道之難因問於孟子說道不可以無傳教當使入易入乃若夫子之道峻極而不可踰純粹而無可議則誠高矣美矣學者非不欲勉強以求之也然仰鑽從切從入無階就如登天的一樣雖欲企而及之勢不能也夫子何不別為卑近易行之法使道之高妙者稍有持循之方而學者得以孳孳焉用力以求至乎孟子曉之說道有一定之體教有一定之法何可貶也不觀之曲藝乎太匠教人以制器工有巧拙宜不必拘於成法矣然繩墨者

制器一定之則也太匠以此爲教衆工以此爲學雖有拙  
工大匠亦不能因其拙而廢棄繩墨別改爲簡便之法也  
非不可改也成法所在不可得而改也羿教人以射射有  
巧拙宜亦不拘於成法矣然穀率者射者一定之則也羿  
不能舍此以教弟子不能舍此以學雖有拙射羿亦不能  
因其拙而更易穀率別變爲遷就之術也非不欲變也成  
法所在不可得而變也夫大匠與羿其教人尚有一定之  
法况君子立教又非曲藝所可比者豈能廢成法而別爲  
卑近之說以徇人哉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躍如是踊躍見於目前的模樣承上文說由曲藝觀之教  
人者固皆有不易之法矣然道雖不容少貶而理則不容  
終藏是以君子立教但告以務學的方法不告以得道的

妙處如教人以致知使知此道而已而知之精細的去處  
則待其自悟未嘗輕示之也教人以力行使體此道而已  
而行之純熟的去處則待其自化未嘗強聒之也就如射  
者引弓至滿而不發矢的一般雖其至道之妙不容以輕  
傳而上達之機固已指示於言意之表其所不發者殆踊  
躍著見於吾前矣夫引而不發則斯道若隱而難知而躍  
如之妙存焉則其理固顯而易見非難非易無過不及昭  
昭然揭中正之矩以示人時人不知所從耳惟善學者由  
其所引之端究其不發之蘊爲能因言見道灼然明向往  
之途體道成身確然敦踐履之實高不失之太過也卑不  
失之不及也而道之中立者始於是乎有從入之地矣豈  
以不可幾及爲患哉夫道一而已矣自阻則苦其登天之  
難自勉則契其躍如之妙是在學之者有力不力耳公

孫丑乃欲貶道以徇入何其所見之謬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死隨物叫做殉孟子說君子一身與道爲體者也身固不能離道道亦不能離身觀其出處而可知矣當夫明良交會爲天下有道之時正吾身應運而出之候也身既出則道不容以或違以身靖獻於上卽以道而致其君也以身表率於下卽以道而澤其民也此道緊緊隨身蓋身顯而道與之俱顯矣皆負其行道之志乎若明良不作爲天下無道之時正吾道不可則止之日也道既屈則身不容以不退上無以成正君之功則參懷以獨善也下無以究澤民之用則斂德以自全也此身緊緊隨道蓋道隱而身與之俱隱矣皆變其守身之節乎夫以道殉身以身殉道

是君子出處進退無往而不與道俱也此吾之所嘗聞者也若夫身顯而道不能行惟知枉道以求合道屈而身不能隱惟知希世以取容此乃以道徇入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一鄙夫患失之事妾婦順從之行耳已我實末之聞也當是時列國策士馳騫於功利之場惟知以身之顯晦爲欣戚而不知以道之用舍爲進退孟子所以有感而爲是言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動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

滕更是滕君之弟挾是恃已驕人的意思公都子問於孟子說滕更以國居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牆若當在禮貌之中而每有質問夫子拒而不荅果何故哉孟子曉之說



學者之從師也不貴執求教之禮而貴有受教之誠蓋師也者師其道也不可以有挾也若矜其爵位挾貴而來問矜其才能挾賢而來問或挾長而問恃其年加於我或挾有勲勞而問恃其有功於我又或挾故而問恃其有故舊於我五者之中但有一件其求教之意便不誠篤雖有所問皆在所不答也今滕更來學而不免有挾貴挾賢之意挾此二者以驕其師則不勝其滿足之念矣此我所以不答其問者正欲矯其矜已矜人之失而發其尊師重道之情也豈為吝教乎哉夫滕更以國君之弟而有向道之心其貴其賢亦可嘉矣孟子因其有挾而遂不答可見位高不可耻於下問賢知不可以之先人惟虛已受教斯可以來天下之善集衆思而廣忠益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說君子立身行己固不可不用其心亦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凡事有關於綱常切於性分此在所當為而不可已者也若於此不可已者顧止之而不為則志怠於因循氣衰於鼓舞其究必至於遠邈畏縮視天下之事無一件可擔當而無所不可已矣豈能有任事之力乎以待人言之凡人有情愛相屬分誼相維此在所當厚而不可薄者也若於此所當厚者頹薄之而因恤則惇睦之意微刻薄之私勝其究必至於殘忍少恩視天下之人無一人可親厚而無所不可薄矣豈復有胞與之情乎以為學言之功固有所當進亦有所當循若志意大高工夫太驟其始非不勇猛鋒銳而氣過激則易衰力已竭而難繼奮發未幾而怠惰隨之其退必速矣豈能望其成功於終乎

夫是三者頽靡自委者固不足以有為急遽無序者亦同歸於廢弛君子如欲有為於天下豈可不懲其太過不及之弊而酌施為緩急之宜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說人物之生本同一氣而親疎厚薄分別懸殊惟其分之殊而用恩自不能無序矣故其於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推其心豈忍一物之失所乎然但愛之而已而未必有治教漸靡之澤則愛之而弗仁也其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推其心豈忍一夫之不獲乎然但仁之而已而未必有天倫維繫之恩則仁之而弗親也夫仁而弗親非故靳其恩於民也以民視親其親疎自不同矣君子隆一本之恩以親其親而因推親親之念以仁其民自不得

以待吾親者而槩施之民也使於民亦親之則何以別于吾親乎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而弗仁非故靳其恩於物也以物視民其貴賤則不同矣君子擴其民胞之度以仁其民而因推仁民之心以愛乎物自不得以愛吾民者而槩施之於物也使於物亦仁之又何以別於吾民乎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夫親親仁民愛物統而言之則均謂之仁分而言之則各有其等此君子之仁所施雖甚博而所操則甚約惟其舉此加彼善推所為而已世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豈不悖哉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

孟子說人君之治天下知以明理仁以愛人二者不可偏

廢然有要焉不可不知也蓋知者通達萬變於天下之事  
固無所不知若事事而求其知則不勝其勞而事亦有所  
難治惟於庶事紛紜之中求其所當務者如關治道之大  
體係民生之切務惟以此為急而勵精以圖之則弘綱既  
舉細目自張凡衆務之雜陳於前者自然次第舉行而事  
無不治矣其為知也不亦大乎仁者包含偏覆於天下之  
人固無所不愛然人人而用其愛則不勝其煩而愛亦有  
所難周惟於衆人泛愛之中求其人之賢者如德可以正  
君而善俗才可以修政而立事惟以此為急而虛已以親  
之則衆賢在位庶事自理凡羣黎之待惠於我者自然德  
澤旁流而愛無不洽矣其為仁也不亦博乎果何以徵之  
嘗觀諸堯舜矣若欽明若濬哲古今稱大知者至堯舜而  
極然豈能物物而偏知之哉其所急者亦惟先務是圖如

授人時治洪水齊七政輯五瑞之類是已此外一日萬幾  
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政教之大綱不與存焉即堯舜之智  
亦有所不暇圖耳况智不如堯舜者乎曰如天曰好生古  
今稱至仁者亦至堯舜而極然豈能人人而偏愛之哉其  
所急者亦惟親賢是務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  
禹臯陶為已憂是已此外百土庶職雖未嘗不加之意而  
鑽壤之重寄不與存焉即堯舜之仁亦有所不暇及耳况  
仁不如堯舜者乎欲知仁知之要務誠不可不以堯舜為  
法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細小功之察放飯流歡而問無齒夾是  
之謂不知務

察是詳審放飯是縱意吃飯流歡是長飲無節齒夾是以  
齒齧斷乾肉承上文說觀堯舜之所急則知仁知各有

所當務矣。乃若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而惟瑣細之事，是圖。譬之喪服，三年之喪，是重服；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是輕服。制服者，謹其重而後及其輕，可也。乃今於父母重喪，不能自盡，却於總麻小功之服，討論之，必詳焉。又譬之飲食，放飲長飯，是大不敬；啣決乾肉，是小不敬。飲食者，慎其大而后及其小，可也。乃今於放飯流歡之太過，不知自檢，却於乾肉無齒決之禮，講求而不置焉。若此者，察察為明，雖若詳於細微之事，而惛惛莫辨，實則昧於緩急之宜，舍重而尚輕，得小而忘大，真乃不知務之人矣。仁知不知所務，何以異此？此堯舜智不偏物而知，而光被四表，仁不偏物而愛而澤及羣生，惟其知務故也。人主欲識為治之太體，宜於此留意焉。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主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君奉天子民固當以好生為德。乃若殘忍少恩，不仁哉！其梁惠主乎？蓋仁者之心，主于愛入，故其用愛無所不至；親其親矣，而又推親親之心以仁民，仁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愛物，篤近以舉遠，由親以逮疎，充其一念惻怛之良，必至于無所不愛。而后已，這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不仁之人，偏于慘刻，故其慘刻亦無所不至，暴殄百物，未已也，而害且移之百姓，毒痛百姓，未已也，而害且移之至親。薄者薄矣，而厚者亦薄；疎者疎矣，而親者亦疎。克其一念忿戾之私，必至于衆叛親離，而後已。這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今惠王所為若此，安能免于不仁之禍哉！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糜爛是血肉潰爛公孫丑問說夫子譏梁惠王為不仁謂其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何說也孟子答說人君以土地視民則所重在民而土地為輕以民視子弟則所厚者在子弟而民為薄此差等之較然也今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爭地以戰則驅無辜之民斃于鋒鏑之下使之肝腦塗地而遭糜爛之殃既也以大敗之故欲復戰而恐不能勝則驅所愛之子弟殉于行陳之間使之身先士卒而昂死亡之患是其因土地而荼毒生靈既播其惡于眾因生靈而貽禍骨肉又割其愛于親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殘忍如是非不仁而何哉是時列國務于戰爭輕人

命如草菅不止梁惠王為然孟子舉其不仁之甚者以示戒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這是孟子追論春秋諸侯無王之罪以警戒當時的意思說道大凡征伐之舉必天子出命以討罪諸侯承命以行師方可謂之義戰也若春秋之書所載戰伐之事固非一端然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譏無有一件以為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容有假尊王之名竊攘夷之號興兵致討為彼善于此者如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貢城濮之役遏荆楚之憑陵此類是也然此特比于叛義悖理之舉為少優耳何嘗足以為盡善乎彼其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征者以上伐下之名惟天子得而專之也若同為諸侯勢

均力敵不相上下這叫做敵國敵國之中如有強侵弱衆暴寡者當上告天子聽命誅討無有自相征伐之理使敵國相征則為擅興師旅而無王矣今春秋之時皆敵國相征非有以上伐下之權犯義于紀乃王者之罪人也安得有義戰乎宜孔子之致嚴于書法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武城是周書篇名策是竹簡流是漂流杵是春冲采的杵子孟子見當時好殺之君多藉口于武王伐紂之事以自解故辨之說道書以紀事為義本欲傳信于天下後世者也然亦有事掩于書詞詞浮于實事而不可盡信者學者惟識其大義足矣若但執過甚之言而皆信為必然之事不惟無以明聖賢之心且適滋后人之惑矣豈如無書之

為愈哉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城一書乃武王伐紂既歸而史官作以紀事者也其簡篇固為甚多吾于其間僅取其所稱奉天伐暴反政他仁之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如所謂血流漂杵之一言以理斷之仁人之師上奉天討下順民心天下自然莫與之敵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必有兵不血刃而人自歸附者何至與商紂師徒為敵至使血流漂杵若是之慘酷乎即此推之武城之不可盡信也明矣今乃有托古訓以逞其殺戮之心如時君世王之為非惟得罪于天下實得罪于武王也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孟子見當時之臣務導君以戰伐之事故做戒之說道兵凶戰危本非國家之利也如有人自誇其能說我善為陳

而整飾行伍我善爲戰而決勝交鋒斯人也上不顧國家之安危而惟引君于貪念下不恤生民之利害而惟陷人于死亡乃負天下之大罪不容于有道之世者也夫善戰善陳不過一人之敵而已誠使國君好仁而不嗜殺人以寬代虐以治易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之以爲君而人自無與爲敵者矣奚用此善陳善戰之臣爲乎我嘗有感于商周之事矣昔成湯征葛伯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都相顧而說我等四方之人均一憔悴于虐政者也湯興甲民伐罪之師何不先來救我以甦重困而使<sub>レ</sub>我獨后于他人乎天以成湯之師一出而人心冀望如此誰敢抗之者哉好仁無敵此正其一驗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sub>音</sub>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革車是兵車虎賁是勇士若崩厥角是叩頭至地如獸角崩墜有聲一般承上說昔武王伐殷紂也革車止三百兩而車馬未見其盛虎賁止三千人而士卒未見其多宜乎其易敵矣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與商民說爾等不必畏懼我今伐紂爲他恣行暴虐使爾等困苦不堪故來安寧爾等非與百姓爲仇敵也商民聞之歡欣感激都來武王面前稽首至地就如獸角崩墜一般夫王言一布而人心傾服如此又誰敢抗之者哉好仁無敵此又其一驗矣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承上文說所謂仁人無敵于天下者其故何哉蓋征之爲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如葛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不仁武王則以大義正之于時百姓爲暴君所虐苦不聊生方欲仁人以仁義之師來正己之國也

故未至而望若雲霓既至而喜若時雨如商民之延頸以待周民之稽首以迎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焉用戰爲乎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以戰陳之事邀功啟覈使上下均受其殃其罪真不容于死矣用人者不可不以之爲鑒也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說君子設教以覺人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在學者之自得而已不觀諸曲藝乎彼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教入之法但能與之以規曰如此而爲負與之以矩曰如此而爲方循其一定之制導之使從這是其可能者也若由規矩而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機發于心而妙應于手乃所謂巧也斯則不泥于成法之中而又不出于成法之外師不得以言而傳于弟子弟子不得以

言而受于師惟在人之自悟何如耳安能以此而教人哉然則聖賢之道下學可以言傳即規矩之謂也上達必由心悟即巧之謂也學者要當會道于心以俟其自得之機豈可求道于言而疑其有不傳之秘哉

孟子曰舜之飯糗音丘茹菽音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音丘被袵音枕衣鼓琴音二女音二課音二若固有之

糗是乾飯袵衣是彩粧錦繡之衣二女即堯女娥皇女英果是侍側孟子說常人之情處貧賤則多慕于外處富貴則易動于中惟是大舜方其隱于側微之日所飯者乾糗而粗糲不堪所茹者野蔬而蕞音整盞不足其貧賤極矣舜之心乃不以此爲憂而安于所遇若將守窮約以終身焉非惟不冀未來之富貴且忘見前之貧賤矣及其升于帝位之時被五章之服而有黼袞以華其躬鼓五絃之琴而



有音樂以適其性且侍之以堯之二女而內助又得其人其富貴極矣舜之心亦不以此爲喜而視之歆然若已所固有而無與焉非惟不迫已往之貧賤且忘見在之富貴矣窮達之遇不同而聖心之天常泰此正所謂大行不能加窮居不能損者也非有得于性分之理惡能不移于外物之感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耶

孟子見當時列國讐殺無已有感而說我以前但知殺人之親爲不可而不知其禍之甚重也自今而後乃知殺人親之重矣何也天親莫大于父兄人之有父兄猶我之有父兄也今人但知殺人之父兄便以爲快不知天道有好遷之理人情無不報之讐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

之兄人亦必殺其兄然則初心本非忍于自殺其父兄也此往彼來其中特聞一人耳其實與手刃父兄者何以異乎夫始于戕人之親而終于自戕其親爲人子弟者當惕然省矣苟能反而觀之則愛人之親者人必愛其親敬人之親者人必敬其親其理不可以例推也哉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關卽今各處鈔關孟子說事有在古爲良法而在今爲敝政者不特大者爲然卽關市亦有可見者矣何也古之爲關者重門擊柝以時啟閉故有異言者則說察之有異服者則說察之將以禦止暴客警備非常而已初未嘗征其稅而爲暴也今之爲關者說防不謹而稅課是圖商貨之出必有征商貨之入必有征古人禦暴之處適爲今人行暴之資而已如此安望行旅有卽次之安商賈懷出途之

願乎卽是推之凡以私而壞公因利而害義者將不止于  
關市之一事矣世道不重可慨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說斯道本通于人已之間以此行已以此率人皆未  
有能外是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綱常未立倫紀弗修則  
已既不正焉能正人雖妻子至近欲責使妻盡妻道子盡  
子道亦將蕩之而不化矣况其遠者乎如使人不以道工  
作非時奔走無節則已所不願焉能強人雖妻子至親欲  
責使妻供夫命子供父命亦將驅之而不從矣况其踈者  
乎然則欲道之卽行令之卽從無他惟在本諸身者皆合  
于道而已誠合于道雖家邦可達蠻貊可行而談有于妻  
子之率從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說君子處世非難自處爲難蓋世之邪正係乎人而  
德之修否存乎我也故人之爲生有遭凶荒而饒死者由  
于利之不足耳苟使家有餘資廩有餘粟財貨如此充盈  
雖當凶荒之年可無匪乏之患必不至饒餓轉徙而罹死  
亡之禍矣是周于利者之足以自贍如此人之修身有當  
邪世而搥亂者由干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備諸已道德  
積諸躬將見識趣高明持守疑定雖當淫諛之世亦有貞  
固之操必不至改其素行而從邪惡之俗矣是周于德者  
之足以自立如此然君子不幸而遭邪世又非徒卓然自  
守能立于風靡波流之際爲可貴也必將撥亂反正以拯  
其素所蓄積而后已下是世道且待我以易而人心不至于  
陷溺者也若止于硜硜自全以獨善其身則斯世終何賴  
乎此又孟氏未發之意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說觀入者不當據其迹而當察其心不徒徇其名而當考其實彼讓人之所難能也以千乘之國讓入尤人之所難能也然有一等好名之人心在于竊虛聲則雖于乘之國可以取于人也亦將辭之而不居心在于獵美譽則雖千乘之國未可以與入也亦將委之而不吝若此者非真能輕視富貴而忘得失之念也不過矯情飾貌而干庶讓之名耳這等于名的人原其詐偽之心若將以人為可欺而本無能讓之實則其真情固難掩蓋真能讓國的人表裏一致始終一節自然沒有破綻音處苟非其人雖能讓千乘之大國而于一簞之食一豆之羹這樣的小節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反不覺其計較之念見于顏色之間矣

是非能舍于大而不能舍于小也前日之讓國為名譽所強也故不勝其矯飾之私今日之動色乃真情所發也故難掩于輕忽之際此觀入者當察其心而不可輕信其迹當考其實而不徒徇其名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說為國之道固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事是在人君知所重而急圖之耳今夫國之所恃以光重者以有仁賢為之輔也苟信任弗專而存一猜疑之心或外親而內疎或始合而終間則賢者皆隳志解體望望以去而朝廷之上無復有所倚賴矣國其有不空虛者乎國之所恃以綱維者以有禮義為之防也苟縱肆弗檢而自壞中正之制則名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逼下僭日入于悖亂而

終莫之救矣國其有不亂者乎國之所恃以克禘者以有政事爲之具也苟廢墜弗修而全無經理之方則其源無以開其流無以節將民貧國耗日憂于匱乏而終莫之瞻矣財用其有能足者乎夫論治法固三者均重而論治人惟仁賢爲先人君誠能取仁爲輔任賢勿貳則禮義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而盛治可以臻矣尚何亂與不足之足患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說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且如不仁之人本不可以得國也然或遭昏庸之會逞私智之巧上以力而脇其君下以術而愚其民則以一夫之身而盜千乘之國者容有之矣如甲伯之于齊三卿之于晉是也若以不仁而得天下吾恐四海若星是之廣兆民若是之衆

欲以力制之而至柔者不可以威屈欲以術愚之而至神者不可以計欺求其能成混一之舉而遂僥倖之圖者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其必如三代之仁而後可望天下之歸耳蓋天命之不可妄于神器之不可虛據如此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孟子說大凡國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人皆知君爲尊社稷爲重而不知民之所係更甚切也以我言之民雖至微然民爲邦本本固邦寧雖無可尊之勢而有可畏之形民其至貴者也社稷雖係一國之鎮然民以土爲供而報祀爲民生而報也民以食爲天而所穀爲民命而祈也不可與民而並論矣所以說社稷次之至于君雖爲神人之共主然臨撫氓庶皆由于民心之愛戴也保守疆土皆由于社稷之安寧也又不可與二者而並論矣

所以說君為輕，夫君民社稷輕重之等有如此，為人君者可不以民社為重而日兢兢以計安之乎？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是田野間小民，承上文說吾所謂民為貴者，何以見之？蓋田野小民其勢則微，其分則賤，若無足畏然，其心未可以易得也。若使能得丘民之心，羣黎百姓無不心悅誠服，則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向，可以履帝位而為天子矣。若夫天子雖至尊貴，然得天子之心而為天子，所寵遇不過得為五等之諸侯而已；豈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諸侯雖亦尊貴，然得諸侯之心而為諸侯，所信任則不過得為三命之大夫而已；又豈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夫以得天子諸侯之心，猶不若得丘民之心，是可見民心之

向背所關為最重也。吾謂民為貴者，蓋有見于此耳。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承上文說吾謂君輕于社稷者為何益，諸侯之立所以至社稷也。苟或諸侯淫佚無道，致敵國之侵陵，而動搖其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君位之存亡，係于社稷之安危，是可見社稷為重，君為輕也。吾謂社稷輕于民者為何益，社稷之立所以佐民生也。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克備其饗獻之物，春焉而祈秋焉而報，不愆其祭祀之期，君不失禮于神，神宜造福于民也。乃不能禦災捍患，或恒暘而旱乾，或淫潦而水溢，則當毀其壇壝，推更易其地以祀之，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社稷之更置，係于生民之利害，是可見社稷雖重于君，而輕

于民也合而觀之國以民爲貴不益可見乎嘗考書經有  
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知君爲最貴孟子乃謂  
民貴于社稷君爲輕者何也蓋書之言所以示萬世之爲  
君者不可不知君道之尊孟子之言所以示萬世之爲  
臣者不可不知民社之重知民社之重而兢業以圖存乃所  
以自成其尊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  
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  
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親炙是親近薰炙孟子詭行造其極之謂聖人而謂之聖  
人不但可爲法于當時雖自一世通至百世猶可以師表  
于無窮也所謂百世之師誰足以當之伯夷柳下惠者是

其人也蓋伯夷雖往而清操如在故今聞其風者卽愚頑  
之夫亦變而有知覺怯懦之夫亦變而有立志無不以其  
清爲師者也柳下惠雖往而和德如存故今聞其風者倫  
薄之夫亦變而爲敦厚粗鄙之夫亦變而爲寬大無不以  
其和爲師者也夫以伯夷柳下惠振起于百世之上時不  
爲不久而清風和氣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興  
起此豈可以律致哉蓋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德  
皆已造于聖人地位所以能師表百世而感人于無窮也  
身非聖人求其感人于當時且不可得而况能感人于百  
世之下乎以百世之下猶尚感發如此况幸而生當其時  
親炙其清和之範日圍于薰陶之中其漸摩變化將不知  
當何如者豈但聞風而興起乎哉此所以稱爲百世之師  
也學者欲有聞于世而垂模範于後人可不以聖人爲法

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說天下之理存之于心則爲仁措之于事則爲道而要之皆切于吾人之身者也故人皆知吾性之有仁矣而不知仁非他也在天爲生物之心在人爲有生之理乃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也蓋人有是形必有所以綱維是形者仁是也非仁則形骸雖具不過有是血肉之軀而已人有是氣必有所以主宰是氣者仁是也非仁則氣體徒充是亦蠢然之物而已所以說仁也者人也求仁於人之外不可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單說人則物固無所持以立若單說仁則理亦無所持以行惟是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性依形以附麗而率性之動始彰氣載理以推行而踐履之能始著大而天常人紀小而日用事爲坦然爲天下古今

共由之道卽此而在矣道豈非合仁與人而爲言者哉夫有此人卽有此仁則仁固非由於外至而體此仁卽成此道則道亦不可以遠求矣世之外心以求仁外身以求道者豈不惑哉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輒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說君子當去國之日固以潔身爲貴尤以合道爲難昔者孔子仕魯不合嘗去魯矣其去魯也自言說遲遲吾之行也殆有去而不忍遽去者焉夫義不可留卽當勇退乃遲遲其行者非濡滯也蓋魯爲父母之國以恩爲主者也若一不合而急遽以去其如顯君相之失何故寧過於緩無過於急用意忠厚去父母國之道當然也及其仕齊不合亦嘗去齊矣其去齊也炊不待熟以手承水取米而

行時刻不少停焉夫義不可留固所當去乃不俟終日非  
急迫也蓋齊爲他國以義爲主者也若義不合而遷延不  
去其如夫自重之道何故寧過於急無過於緩見幾明決  
去他國之道當然也夫孔子之去國遲速各適其宜如此  
此所以爲時中之聖而非一節之士可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指孔子說厄字與厄字同是困窮的意思孟子說孔  
子大聖抱道於身宜乎行無不得何至困窮然當時轍環  
天下至陳蔡二小國之間乃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與其  
厄甚矣何以至此蓋君子處世上而君用之則其交在上  
下而臣薦之則其交在下惟有上下之交故無困厄當時  
陳蔡二國上不知孔子而無能用之君下不知孔子而無  
能薦之臣上下無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於厄耳此於孔

子之道固無所損而陳蔡二國既不能舉又不能養使饑  
餓於我土地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  
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預厥問文王也  
貉稽是人姓名理是賴憎字當作增字是增益的意思悄  
悄是憂患的模樣愠是怒肆是發語詞殞是墜問是聲譽  
苦貉稽問於孟子說人之譽望顯揚本賴於衆口今稽每  
遭人之訕謔是於衆口甚無所利賴也奈何蓋未免有尤  
入之意而不知自反故孟子答說毀譽由人不可必脩爲  
在我所當盡雖爲衆口所訕何傷乎夫爲士者仁修而不  
能保其謫之不與德高而不能必其毀之不來較之常人  
衆口之訕愈益多耳試把自古兩個聖人增茲多口的來  
說孔子聖人也然在當時上下無交讒毀時有或譏其棲



棲爲伎或笑其纍纍無依沮於晏嬰毀於武叔且不免見  
愠而重爲世道憂那卬風上說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孔  
子之謂也文王聖人也然在當時蒙難正志明夷利貞或  
高忌其文明或卑訾其柔順譖於崇侯拘於羑里亦不免  
見愠而終不足爲聖德累那絲雅上說肆不殄厥愠亦不  
殞厥問此文王之謂也夫以文王孔子之聖而多口且如  
此况其下者乎由是觀之人患不能爲孔子文王耳羣小  
之可憂愠怒之不殄固無傷也子亦求盡其在我者而已  
何以不理於口爲病哉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是明昏昏是闇孟子說自古聖賢之治如堯典克明  
峻德而推之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大學自明  
明德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己及人自內達外都

有個本原故賢者欲求于天下必先求於身省察克治在  
我之明德旣明然後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國天下之人同  
歸於明德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之爲治者則不  
然不求諸身而徒求諸天下未能省察克治以自明其德  
而乃以法制禁令責人以其身之所無欲使親睦於家平  
章於國協和於天下必無是理也這便是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夫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是以躬行率之賢者之治所  
以不令而從也闇于己而求明于人是以刑政驅之今之  
治所以雖令不從也然則有治人之責者可不先于自治  
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  
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是小路蹊是人行處介然是倏然之頃用是由路是大

路爲間是少頃高子雖游於孟子之門而用心不專孟子恐其不足以入道故教之說理義之在人心若大路然本無障蔽然要在學者時時省察不使一息間斷則良心方良爲我有不觀山徑之蹊乎山中小徑可容人跡之處本非大路若使倏忽之頃往過來續由之者不息則向之小路從新開闢可以成蕩蕩平平之大路矣及其既成路之後使少頃之間人跡罕至由之者不繼則茅草乘間而生將前路都阻塞了反不如小路之可行矣夫此一山徑之蹊介然共由則成路甚易爲間不用則阻塞不難可見理義卽人心之大路物欲卽人心之茅草存亡出人之機亦只在一念須臾之際不可不慎也今子本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但存養未幾而放失繼之聰明爲耳目所蔽湛一爲攻取所乘就如茅草之塞路一般路以茅塞或有

他徑可由心以茅塞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不可不知所微惕哉孟子此言不獨爲高子而發實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理亂得失之機後之有天下者能時時講明學問以培養此心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庶可免于茅塞而所行皆正路耳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音推禮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聲是音樂尚是高出的意思追是鐘紐蟲是齧木蟲鐘紐將絕有似爲蟲所齧的模樣故叫做齧軌是車軌迹高子問于孟子說先聖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一般治世之聲然自今日觀之禹之聲比文王之聲似高出于上而不可幾及者孟子詰之說予以禹之聲過于文王果何所據而云然高子答說樂之優劣視人用之多寡何如

耳吾觀禹之鐘紐如蟲齧而欲絕此必愛慕其音而用之者多故至于此若文王之樂則不然即便見他不及禹處吾言非無所據也孟子乃曉之說我只道子有獨得之見聞所以能為出奇之議論若止據追蠡之迹是奚足以知聖樂哉試以車轍言之城門車轍之迹獨深于城中子之所明知也然城門之軌豈是一車兩馬之力遂能使其獨深乎哉蓋城中之途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衆車莫不由之歲月既久往來者衆而車轍之迹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則禹之樂作于千餘年之前雖不多用而紐自散文王之樂作于千餘年之後雖多用而器猶新蓋時之先後不同正猶車轍之淺深以地之廣狹為異耳豈有所優劣於其間哉夫聞樂可以知德聖人本無不盛高子未知聖人之德宜乎不能觀樂之深矣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擗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搏是徒手搏擊之野是適野負是依嵎是山曲樓是觸初孟子居齊時適值歲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民矣至此又饒國人復有發棠之望陳臻乃問于孟子說齊國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蒙賑濟之恩今歲復告饑民間就以發棠之請當了故事指望夫子再為之言由臻觀之國人之屬望雖殷君子之自處當重殆似不可復請也孟子答說這是齊王的恩澤我只可偶一言之若嬰國人歡喜重復進言是為馮婦之所為而已昔晉人有馮婦者善能徒手搏虎既而悔其所為之非正能痛改前業卒為善士

似可爲善變矣忽一日行至野中見衆人趨逐一虎虎急而依負山曲據險自固衆人遂無敢攖觸其怒者正怵亂聞望見了馮婦是慣能搏虎之人喜其所恃相與趨走而迎之馮婦此時若改悔之意果堅便當絕謝衆人去而不顧矣乃不覺故態復形自車中攘臂而下急欲逞技於衆人之前那衆人每感他爲已而下車見他遇虎而不懼誰不喜悅殊不知傍觀有種人讀書知禮義而爲士者方笑其爲善不終可止而不知止矣使我今日復請發棠雖可以慰齊人之望安知爲士者不以我爲馮婦乎蓋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去齊故其所言如此使果君臣合道諫行言聽則發棠本救民之事何難再請而自此於馮婦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孟子說世之人誰不知有性命但君子之言性命偏與衆人相反衆人言性則于情欲一邊皆認之爲本體而務求必得衆人言命則于道理一邊皆歸之于氣數而不肯用功若君子則異是焉且如口目耳鼻四肢是五者乃人所真之形體也夫既各有所司則亦各有所嗜口之於滋味目之於采色耳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佚這幾件乃吾人有生之初自然稟受的無一人而不具是形亦無一形而不同是欲豈可謂之非性乎然其間有得有不得亦有得之而品節限制不能如意者其權都是造物主張不可以智力而取性也而命存乎間矣夫命存於性之中則性當爲主君子何以獨不言性蓋嗜欲之心本人所易溺若又言性以自恣則一切非禮之玩好分外之營

求皆將以爲性之所有而貧賤思富貴富貴生驕侈無所不至矣君子以寡欲爲心所以將前項適已自便之事故意推開言命不言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承上文說君子雖有不言性之時然除了形體嗜欲之外又有當以性爲重不可自委者且如仁主于愛而屬于父子義主于敬而屬于君臣禮以恭爲主而屬于賓主智以別爲主而屬于賢者聖人純亦不已而天道屬于聖人這幾件都是彼此相合天地間儘有由不得自己的順逆常變視其所遇清濁厚薄視其所稟豈可謂之非命乎然皆生理之固有物則之同然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尙命也而性存乎其間矣夫性存乎命之中則命當爲主君子何

以獨不言命蓋性分內事本人所難盡若又言命以自護則一切扶持人紀變化氣質之功皆獨以爲命之所制而過高者流于異端不及者安于暴棄無所不至矣君子以成德爲行所以將前項希聖盡倫之事力承當言性不言命也以上二節之意相反而實相成蓋人性能安命而後能立命能忍性而後能盡性此克己復禮寡欲養心爲聖學相傳之至要與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浩生不害是齊人姓名他平日知樂正子之賢乃問于孟子說知弟子者莫若師樂正子之在聖門父矣他是何等的人孟子答說人之造詣固由資稟也要學力據樂正子之所至則可謂之善人亦可謂之信人矣不害又問說如

何叫做善如何叫做信孟子答說人性本有善而無惡遇  
着善人善事自然有欣喜歡愛之心此人情之所同也若  
其人立身行己合乎天理人心但見其可欲而不見其可  
惡則其有善無惡可知矣此所以謂之善也至于好善惡  
惡本是有生以來真真實實的念頭着不得一毫虛假若  
其人躬行實踐能自欺而無自欺善皆實有于我而無矯  
飾則其實心實行可知矣此所以謂之信也吾謂樂正子  
爲善人信人亦驗其造詣之所至而已矣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承上文說樂正子之善信固有可稱然義理無窮聖賢的  
學問尚不止此蓋善雖實有而蓄積未充未足爲美也惟  
是真積日久而悉有衆善那方寸之中充滿快足無少間

雜則章美內含不徒一善成名而已這個叫做美然內雖  
充積而外無可觀未足爲大也惟是積久而蓄蓄極而通  
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而不可遏則誠中形外已至於廣大  
高明之域矣這叫做大然而未能渾化猶有迹也惟由  
大而化之有日新之至德而無矜持之勞有富有之大業  
而無作爲之迹則是不思不勉而能從容中道矣這叫做  
聖夫大而未至于聖猶可知也惟聖則不可得而知至德  
純于不顯而意象之俱忘大業溥于無外而聲色之盡泯  
是乃無方無體神妙不可窺測者矣這個叫做神夫善信  
之上猶有此四等故學者必由善信而馴至于聖神然後  
爲人道之至極也若樂正子之爲人有可欲之善而無矯  
偽之私其造詣所至蓋在善信二者之中至于美大聖神  
的地位則資稟有限學力未充猶在四者之下也使不以

善侗自足而以美大聖神自勉則他日所就亦豈可量乎  
觀孟子此言可見道無終窮學無正法以成湯之聖猶且  
新而不已以成王之賢猶緝熙于光明甚哉務學之不可  
以已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說吾儒之于異端距之不嚴則無以盡閑邪之義待  
之不怨則無以開反正之端二者必不可廢也方今楊墨  
之徒執迷不悟固難望其以吾道為依歸矣如使天理未  
盡措亡人心不終錮蔽為墨氏之學者知兼愛之為非欲  
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別尋簡便的門路而歸之于楊  
為楊氏之學者知為我之為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  
不反求中立的道理而歸之于儒蓋楊墨雖同歸于異端  
然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近實故其變而從道

易不同如此夫吾儒之所以痛排楊墨者但以楊墨之能  
害道耳今既以漸來歸則為吾儒者惟當憫其陷溺之久  
取其悔悟之新以楊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害儀  
者以就吾之義而已矣以墨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  
其害仁者以就吾之仁而已矣豈可追其既往而復與之  
辯哉蓋未歸之前異端與吾道為敵既歸之後異端與吾  
道為徒此所以聖賢立教每于拒絕之中存招徠之意言  
易入而道易行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立音又從而招之  
放豚是走出去的猪豎是猪圈招是用繩拴縛四蹄孟子  
又說方今之世既難得闡邪衛道之人即有知吾道之為  
是楊墨之為非能倡其說而與之辯者却又以一切先入  
之成心不平之客氣務要與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寬楊既

歸于我矣猶咎其昔日爲我之非義墨既歸于我矣猶咎其昔日兼愛之非仁深惡痛絕既不容之于門墻責備求全又不假之以聲色就如追趕放逸的豚猪一般既入其莖圍而制之使不得奔突亦可矣又從而拴縛其四蹄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不惟隘吾兼容并包之量而且阻人遷善改過之門故已歸者苦其嚴而思復叛未歸者畏其嚴而不復來吾道之不明于天下不惟異端害之而儒者科條太密門戶太高亦當交任其責矣有衛道之心者可不慎所以待之哉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殍是餓死的人離是離散孟子說爲人君者天下之財力皆其財力其勢不容不用乎民所貴取之以時不至于暴

征虐使俾民不堪命耳自古征賦之制有三件一件叫做布縷之征是取百姓每蚕織之利以爲用如今之絲絹藤苧是已一件叫做粟米之征是取百姓每田入之利以爲用如今之夏稅秋糧是已一件叫做力役之征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爲用如今之當差做工是已這三件君子雖例得取于民然每于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如布縷取之于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取之于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力役取之于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但用一件以充國之用常緩二件以寬民之生故上無誅求督責之擾下無饑饉流亡之患賴有此耳苟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有饑死而轉于溝壑者矣一時而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將父子逃竄而散于四方矣夫使百姓困窮離析無以聊生雖欲貴之以常賦驅之以往役誰復



有能供其令者乎危亡之禍可立至矣然則用一緩一之  
規人君不獨愛其民實自愛其國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說萬物中難得而可貴者都叫做寶然寶得其寶則  
安寶失其寶則危不可不慎也試以諸侯之寶言之諸侯  
控一國之尊享于乘之富珍奇非不足于府玩好非不足  
于前然其所當寶重而愛惜者不過三件而已彼國有土  
地錫之天子傳之先人乃基業之所由繫非是則無以立  
國矣此第一件當寶也國有人民賦稅為我供緩急為我  
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則無以守位矣此第二件當寶  
也國有政事利以之興害以之除乃紀綱之所由植非是  
則無以保土地而理人民矣此第三件當寶也諸侯能知  
此三者為國大寶而念念謹守時時脩飭使之無一些玷

缺損壞之處將見國祚輦于磐石遺澤傳之子孫不止于一  
身無患而已至于珠玉饒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為  
寶而徒取給于耳目之玩則內以嗜欲喪志外以徵求剥  
民攘奪將興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于受殃而况能常有  
珠玉哉可見有國家者求利必生害多藏必厚亡所以自  
古帝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淵不貴難得之物不蓄無用之  
器其能保身以及民保民以及國有由然也後之人君可  
不知所取法哉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  
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太  
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是姓括是名昔盆成括方任于齊孟子逆料他說我  
觀盆成括非享壽祿之器今雖進用乃死亡之日近矣既

而盆成括有罪見殺門人問說死生有命非人所可預知  
今夫子果何所據而能察見未來知括之將見殺也孟子  
答說我於括之死非揣以適然之數乃斷以必然之理也  
夫夫人不貴有才而貴聞道道苟得聞則必善用其才以此  
濟事而亦以此保身今括之為人傑巧捷給不過小有才  
耳於君子仁義忠信之大道茫然其無聞也既未聞道而  
使之一且進用處必爭之地乘得志之時則其勢必至於  
恃才妄作啓釁招尤適足以取殺身之禍而已矣我所以  
預知其敗者爲此故也豈有他術哉是可見人之有才本  
不足以爲害惟不求合於道而專用其才則大者亂國小  
者殺身反不若樸拙無能之爲愈也取才者尚其審諸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  
曰若是乎從者之慶音也曰予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上官是往滕國去的腰站業屨是織屨將成的廢是藏匿  
昔孟子將往滕國館寓於上官之地當時偶有織屨將成  
置於牖戶之上忽然遺失館人尋求而不得或人遂疑爲  
門人竊取以去乃對孟子說夫子從者何其善匿人之物  
如此蓋以穿窬之心而度聖賢之徒也孟子答說未成之  
物直得幾何據子之意得毋謂我之門人專爲竊取一屨  
而來與或人自悟其非說道我固知從者爲游學而來非  
爲竊屨而來也但夫子設立科條以待學者往者之失則  
必不追咎以塞其自新之路來者之勤則必不拒絕以阻  
其向化之機只據眼前苟以求親師友從事學問之心而  
來斯容受以教誨之而已矣然則謂從者竊屨而來固非

也謂夫子能保其往是豈可哉夫或疑從者之竊履其見  
陋矣至於論聖賢之設科不追既往實與前章歸斯受之  
之意同此記者所以有取而載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  
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孟子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人所固有者惟有識其端  
而推廣之耳今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哀可矜之  
事便慘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為氣拘物蔽有不忍  
於此而或忍於彼者則仁即為之壅遏矣必自其所不忍  
達之於其所忍使地無遠近情無親疎遇疾苦一般矜憐  
遇患難一般憫恤這纔是吾心全體之仁蓋仁主於慈愛  
而世間當愛之物甚多不可以一念之惻隱便謂之仁也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愧可耻之事便毅然有所不

為此義之端也但為氣拘物蔽有不為於此而或為於彼  
者則義即為之扞格矣必自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使  
事無大小時無順逆見利必不敢以苟求見害必不敢以  
苟免這纔是吾心全體之義蓋義主於有斷制而世間當  
斷之事甚多不可以一念之羞惡便謂之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是穿穴窬是踰牆皆為盜的事承上文說如何是人皆  
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彼不仁之事至於處心積慮要  
坑害人此乃最刻毒的心腸人皆有所不忍者也能由此  
而推之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於人之事其類不同同歸  
於害人務要件件體貼將此心不忍的念頭擴充到極處  
則仁之全體在我由是而親親仁民愛物無往非此心之

貫徹而仁之爲用不可勝窮矣如何是人皆有所不爲達  
之於其所爲彼不義之事至於穿穴踰墻而其爲盜賊此  
乃最卑污的行止人皆有所不爲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  
一切臚心昧已不合天理的事其類不同同歸於穿窬務  
要件件檢點將此心不爲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義之全  
體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國正天下無往非此心之運量而  
義之爲用不可勝窮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  
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  
踰之類也  
爾汝是輕賤的稱呼飾是採取人情如以舌去飾取物件  
的模樣孟子說仁義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義之爲道甚  
廣而充之爲事多端尤當推類以至於盡者也彼人以爾

汝輕賤之稱加於我我乃不以爲辱而甘心受之是其真  
昧隱忍卽穿窬之心也然其中或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  
實是其知耻一念卽不爲穿窬之心也必自此心而充之  
思我爲人所輕之故而反已自修以去其可輕之行是能  
充無受爾汝之實矣夫卑污苟賤之事既有所不爲則光  
明正大之義自無所不協安往而不爲義乎然不使行已  
當慎卽一語一默亦有不可苟設使士人於應酬之際時  
味可以言而乃輕躁以發言這是故意開端要人來答我  
以言採取人情者也時旣可以言而乃緘默以不言這是  
故意落後要人來問我以不言採取人情者也若此者比  
之無受爾汝事甚微而人易忽矣自我觀是皆穿窬之類  
也蓋盜賊以穿窬採取人之物士人以語默採取人之情  
其爲心術同一暗昧同一陰險何差別之有乎人必推類

至此而悉去之然後真能充無穿窬之心者也孟子此章之旨最爲精密蓋人無智愚賢不肖無不有此仁義之心但衆人一念之差止是看得些小陰隲給以爲無害於仁細微舉動以爲無害於義卒之人品化而爲禽爲獸功效流而爲雜伯雜夷其幾皆決於此不可不慎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孟子說人之爲言固不可失之淺陋然使其高談濶論只顧耳邊好聽而不切於事理未得爲善言也惟所言者切近精實若不足以動聽而其旨則包藏深遠愈探而愈無窮這等言語纔是徹上徹下可以垂世而立教者也非善言而何人之爲道固不可失之狹小然使其好大喜功只顧外面粉飾而其中漫無所守未得爲善道也惟所守者

簡要省約若不足以致用而施乏則功用溥博愈推而愈不匱這等的道理纔是有體有用可以經世而宰物者也非善道而何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我觀君子之言止據目前常見之事平平敷衍若不下於衣帶之近然天命之精微人道之奧妙不越此淺近之論以該括之而道無不存焉夫以帶視道其遠近爲何如者乃君子不下帶而道自存信乎爲言近指遠之善言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承上文說我又觀君子之守止就一身本分之內闡然自修初無責效於人之意然內而百官象其德外而萬民順其治不越此身範之端而天下自平矣夫以身視天下其傳約爲何如者乃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信乎爲守約施

博之善道也。道等看來，可見人必先治己身，而後可以治人。與農夫必先芸已田，而後可以芸人田，事雖異而理則同耳。今不務守約而徒欲施博，其爲病就如舍己之田，不芸只管替人芸田的一般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待其身者却甚輕。如責人爲子盡孝，而自己孝不如人，却不知愧責人爲臣盡忠，而自己忠不如人，却不知勉顛倒謬妄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遠乎？孟子此言專爲戰國君臣惑楊朱墨翟之橫議，慕管仲晏子之近功，欲使立言者必本六經爲治者必法三代，而惜乎古道既遠，至今終不可復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子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同是邪曲，孟子說聖人之德，要其終固無優劣之殊，而原其始實有安勉之異。以堯舜言之，其知爲生，知其行爲安行，此乃是天生成，其初無虧欠。及後來亦不假修習，性之之聖也。以湯武言之，其知則思而後得，其能則勉而後中，此乃自己成習的。其初雖有虧欠，後來却能復還本體，反之之聖也。所謂性之之事，何如時乎？動容之際，則周旋曲折無不中禮，豈有意於中哉？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與禮而妙合也。時乎哭人之死，則哀痛慘怛，若不勝情，豈有意於爲生者哉？乃其天性之慈，自然爲死而興哀也。所行者皆經常之德，而無所回邪，豈以子祿之故哉？率性而行，自然趨於正直，非勉強要做人以求聞達於人也。所言者皆信實之言，而無所虛妄，豈以正行之故哉？根心而言，自然符於踐履，非勉強要行好事以求踐其言也是其優游。

於成法之中而不事勉強順適于天命之內而相為合一  
蓋性焉安焉之德如此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承上文說所謂反之之事何如彼天理當然叫做法吉凶  
禍福叫做命法所當自盡而命不可必得者也反之之君  
子凡下身所行如上文動容之禮哭死之哀經德之正言  
語之信雖不能自然而然其心只知道天理中有一定  
之規矩毫髮不可踰越而事事之所率循念念之所執守  
舉不出於此由此而獲吉與福是命之通也固俟之而無  
所徵求由此而懼凶與禍是命之塞也亦俟之而無所規  
避是雖未至於無心而亦不出於有為蓋復焉執焉之德  
如此夫以行法俟命之君子比於性之之聖規模雖有廣  
狹從入雖有安勉然論道統則湯武同歸於執中論心法

則堯舜不敢以自聖此憂勤惕勵為聖學相傳之要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  
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  
樂飲酒驅驅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  
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八尺叫做仞榱題是椽頭方丈是卓面擺列方廣有一丈  
孟子說今布衣游談之士欲進說於王公大人之前者往  
往視大人太尊視已太卑不勝其畏懼之心所以理為勢  
屈而言不盡意耳自我言之彼雖尊貴那進言之人只合  
藐視而輕忽之切勿將他巍巍然可畏之氣象着在眼裏  
則志意舒展而言語得盡矣所以然者何哉彼大人者堂  
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不過宮室華美而已我若  
得志必不為此後靡之事也食前有方丈之廣侍妾有數

百之衆不過聲色艷麗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奢縱之事也般游逸樂而飲酒驅騁車馬而田獵且每二出游則後車隨從者有千乘之多不過快意適觀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荒亡之事也夫在彼之聲勢氣焰赫然動人者皆我所不屑爲而在我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其所抱負操持皆千古聖賢之法制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矣吾何畏彼之有哉此吾當藐視之也是時戰國游士意氣非不盛談吐非不高然其心只知有諸侯之尊而多方以中其欲曲意以希其寵所以到底止成就得順從之妾婦而孟子獨能以道德自重義命自安宜其爲狂瀾之砥柱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欲是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孟子說人之有心乃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不養然養心之功不可他求只要見得心本至虛而爲欲所累心本至靈而爲欲所昏將一身中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縱而無所節制這便是養心極好的方法吾儒一生學問一生人品舉係於此如使其爲人也能知養心之要而爲寡欲人焉則外感不雜內境常清泰宇定而天光發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不存不過暫失之耳不亦寡乎如其爲人也不能知養心之要而爲多欲人焉則物感旣搖中心無主嗜慾深而天機淺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存焉不過偶得之耳不亦寡乎夫人心道心迭爲消長如此信乎養心莫善於寡欲也然寡欲不特可以養心而神完氣固亦可以保身况人君者心爲萬化之原身爲萬民之主其關係尤重而保



守尤難寡欲之功尤不可不深念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雙音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皙是曾子之父羊棗即今軟棗肉細切叫做膾昔曾皙在生之日好食羊棗既歿之後其子曾參每見羊棗思起父之所好使舍置而不忍食蓋孝子不忘親之心如此公孫丑乃疑而問於孟子說肉中有膾炙菓中有羊棗二者之味孰為美乎孟子答說二者固皆可食論其味則膾炙尤美也公孫丑又問說膾炙既美於羊棗在曾皙亦必味膾炙矣曾子於膾炙則食之於羊棗則不食充其思親之念何忍於膾炙而獨不忍於羊棗也孟子答說人之所好

不同情之所感自異以膾炙為美而嗜之乃衆人之所同也以羊棗為美而嗜之此曾皙之所獨也惟其為衆人所同嗜雖與衆共食而不忍之心自無所形惟其為父之所獨嗜則觸物有感而思親之念自不可遏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譬之諱名者敬親之名而不敢輕犯未常并親之姓而諱之非重於名而輕於姓也蓋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獨故名可諱而姓不可諱也知諱親之名不可樂同於姓則羊棗之思豈得並及於膾炙也哉夫觀於思其所嗜既可以見孝子惻怛之情觀於思所獨嗜又可以見孝子專一之念矣學者當體其心不可徒泥其迹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在簡進取不忘其務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

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簡是志大而畧於事進取是求望高遠萬章問於孟子說昔者孔子在陳國之時知道之不行嘗自嘆說我初周流天下本爲行道計也道既不行何不歸來於我魯國乎蓋吾黨後學之士大段資性狂簡激昂於意氣而滿畧於事爲充其志直欲進而取法古人終身以爲嚮往不肯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儘可副我傳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士而日狂求便是高世絕俗之品乃孔子在陳獨思想魯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荅說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嘗說道之所貴者中誠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吾之願也今既不得其人其必得狂猥之士乎蓋狂者志向高明而期望甚遠儂者持守貞固而有所不爲得道兩樣人激厲裁抑之庶乎可進於中道

也觀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無傳不得已而求其次此所以思及於狂士也然則狂猥雖未至於中行中行而下固資質之最高者矣孔子思之何莫非爲道之心哉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琴張曾皙牧皮都是孔子門人嚶嚶是志大言大的模樣夷是平掩是覆蓋的意思萬章又問孟子說狂士之思固非聖心之得已然當時在魯之士亦多矣敢問如甚麼樣人斯可謂之狂士乎孟子荅說當時孔子弟子在魯者如琴張曾皙牧皮這樣的人品俱是孔子之所謂狂士矣萬

章又問說有狂之名必有在之實敢問何所考驗而遂稱  
乏為狂也孟子答說欲知狂之所以為狂惟於其志願觀  
乏則可見矣其志嚶嚶然誇大卑視今世之士以為不足  
稱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論學術必以古聖賢之道  
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之經濟自任其志大言天如  
此及因所言以考其所行則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  
不能踐其言平日所自許者却多有空缺去處不能一一  
掩蓋得來狂之為狂蓋如此此則踐履雖歉於篤實而志  
願則極其高遠稍裁抑之至於中道不難矣此孔子所以  
致思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  
次也

孟子又答萬章說孔子之思狂士固有取於志願之高矣

乃其思及於獯亦自有說蓋中行而下狂士最高這等樣  
人世間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不潔  
之士操履極其謹嚴廉隅不肯少貶一切卑汚苟且之事  
有玷於行誼有免於名節者深惡而不屑為得這等樣人  
而與之志雖不足守則有餘此所以謂之獯也以中行之  
士律之下狂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矣夫中行不得而思  
及於狂狂又不得而思及於獯其取人愈恕而為道之心  
愈益加切矣是豈孔子之得已哉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曰何知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  
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憾是恨原字與愿字同是謹憇的意思踽踽是獨行的模

樣涼涼是溥闊是閉藏萬章又舉孔子之所惡者問於孟  
子說孔子嘗云人情不見親厚則怨恨易生若過我之門  
不肯入我之室我亦無恨於彼者惟是於鄉原之人爲然  
蓋鄉原之爲人似德非德實害乎德方以其不見親就爲  
幸何恨之有孔子深惡鄉原之人若此敢問其所爲何如  
便稱之爲鄉原乎孟子答說欲知鄉原之爲人惟觀其說  
狂狷之言可見其矣譏誚狂者說何用如此寥寥然也言  
誇大而不顧其行行闊畧而不顧其言每事便說古之人  
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慚耶其譏誚狷者說何必如此踽  
踽然獨行涼涼然寡溥舉斯世之人一無所親厚爲哉人  
旣生於斯世則但當爲斯世之人使舉世之人皆稱以爲  
善人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立衆以爲高哉夫觀其譏狂  
狷之言如此旣不爲狂者之絕俗亦不爲狷者之潔已惟

闡然深自閉藏興時俯仰以求親媚於一世之人者這乃  
是鄉原之行也孔子所以深惡之者蓋爲此耳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  
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萬章又問孟子說一鄉之人公論所出今一鄉皆稱爲原  
人是其爲人無所往而不謹厚矣謹厚爲士人之美行孔  
子乃深惡之謂其爲德之賊何哉孟子答說人之處世心  
術貴於光明行已貴於正直若鄉原之爲人欲明指其失  
而非之則掩覆甚周無可舉之顯過欲伺察其惡而刺之  
則閉藏甚密無可刺之深好惟只與時浮沉混同於流俗  
隨衆委靡苟合乎污世其立心本無忠信之實而深情厚

貌恰似誠篤不欺一般其行事本無廉潔之操而好名能讓恰似清介有執一般此正其闡然求媚於世的去處故一鄉之衆喜其軟熟皆欣然悅之稱以爲善人彼亦遂自以爲是居之不疑迷而不悟是以病根深錮終其身沮沒於斯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鄉原竊其近似而滄其本真在已既不覺其非在入又皆惑其僞非德之賊而何此孔子所以深惡之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告萬章說鄉原之爲人人皆稱之而孔子獨惡之非無謂也爲其似是而非耳孔子嘗說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爲是有真非者人皆知其爲非此不足以惑人無

可惡也惟似是而非却非是反亂天下之真是者此爲可惡耳註舉其類言之莠草似苗非苗所以莠爲可惡恐其亂真苗也佞口似義非義所以佞爲可惡恐其亂真義也利口似信而實非信所以惡利口者恐其亂信鄭聲似雅樂實非雅樂所以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朱而實非朱所以惡紫色者恐其亂朱也至於鄉原不在不穰似若有所得於中行然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實不可與人聖道將使天下之人迷謬於名實而不知所適從皆自鄉原啟之則所惡於鄉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由孔子此言觀之其所以惡鄉原而斥其爲德之賊者其意益可見矣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經是常道孟子文告萬章說鄉原雖足以亂德而邪說終

不能勝正君子於此固自有絕之之術焉彼細常倫理之  
懿為天下古今所共由者這叫做常道常道不明斯邪說  
所由盛也君子欲闢異端而息邪說只是將此常道見之  
於躬行施之於政教使其昭如日星坦如道路與天下共  
由之而已矣大經既反而歸於正則化本端而民有所觀  
感治具張而人有所持循莫不勃然興起惟吾常道之是  
遵矣喪民豈有不興者乎庶民既興起於常道則是非明  
白無所回互彼似是亂真之邪惡雖足以惑世而斯民灼  
然有定見確然有定守皆知真是之所在自不為其所惑  
矣尚何邪惡之足患哉夫觀孔子之思狂狷可以見傳道  
之心觀孔子之惡鄉原可以見循道之志其惓惓一念無  
非為斯道計焉耳孟子發其蘊千萬章而又終之以闢邪  
之術此所以有功於聖門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  
若湯則聞而知之

見知聞知俱指知道說孟子說斯道之統必待人而後傳  
而聖人之生實間出而不偶吾嘗翹觀往昔世代凡幾變  
矣中間有數的幾個聖人大率五百年而一出這數聖人  
者生不一時而道則相繼惟其有見知者以聞其先是以  
有聞知者以繼其後也試舉而言之自堯舜以精一之旨  
相授受於唐虞而萬世道統之原實自此始由堯舜以來  
至於湯計其時蓋五百有餘歲湯出而堯舜之道統始有  
所傳非湯生而能知堯舜之道也由有祗台之禹邁種之  
臯陶此二聖臣者當明良喜起之時與堯舜會聚於一堂  
親見其道而知之是以成湯得以其建中之極而仰翹其  
執中之傳蓋聞之於禹與臯陶而知之者也此湯之得統

於堯舜者然也向非有禹臯陶見知湯亦安能上接夫堯舜之統哉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承上文說湯得聞堯舜之道固於禹臯陶有賴矣由湯之時歷數以至於文王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文王出而成湯之道統始有所傳亦非文王生而能知成湯之道也由有阿衡若伊尹左相若萊朱此二聖臣者當一德咸有之且與成湯交修終始親見其道而知之是以文王得已其小心之誠而遠繼乎制心之學蓋聞之於伊尹萊朱而知之者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成湯者然也向非伊尹萊朱之見知文王亦安能上接夫成湯之統哉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承上文說文王得統於湯固於伊尹萊朱有賴矣由文王之時歷數之以至於孔子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孔子生而文王之道統始有所傳孔子亦非無自而得統於文王也蓋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者疏附先後親炙其緝熙敬止之範有以見而知之是以孔子繼其道於數十世之下於賢者識其大於不賢者識其小覲耿光於未泯韋斯文之在茲乃得聞而知之也則孔子所以得統於文王者又於太公望散宜生而有賴矣夫由堯舜以至於孔子道統之所以不絕者皆賴見知者以開於前則今日欲傳孔子之道豈可無見知之人乎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承上文說由群聖相承之統觀之必有見知者以開其先  
然後有聞知者以繼其後道統所以相續而不絕也乃自  
孔子以來至於全論其時世不過百有餘歲去聖人之生  
時若此其未遠也非若時不相及而不得見也論其居處  
自鄒至魯壤地相接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非若地不  
相隣而不可見也宜若有得於見知之真者矣然求之當  
今之世其於孔子之道已無有見而知之若禹臯之於堯  
舜伊萊之於湯呂散之於文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去  
聖人之世漸遠近聖人之居不知當何如者豈復有聞而  
知之如湯之於堯舜文王之於湯孔子之於文王者哉然  
則文王以來相承之統其可使之寥寥無傳耶吾蓋不能  
以無憂矣孟子此言雖不以見知自居而自任之意實不  
容掩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有神會

而心得之者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俟後聖於無窮也





Seal impression in archaic characters (likely seal script), possibly reading '問所' (Monjo).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